

1918年

列傳

一九一八年

年

月

日

一九一八年的列寧

T 茲拉托戈洛瓦

A 卡 普 勃 合 著

陳 原 譯

言 行 社 出 版

目次

論蘇聯電影的新成就	(K. 克爾遜斯基)	一
作者自白	(A. 卡普勒)	六
關於列寧典的創造	(莫斯科新聞)	一二
一九一八年的形勢	(節譯黨史簡要讀本)	一五
本劇人物表		二一
一九一八年的列寧	(A. 卡普勒) (T. 斯拉多哥羅華) 合著	二四
譯後記		二八

插圖目次

1 列寧(三色版)		
2 列寧夫人		
3 作者之一：卡普勒在工作中		六
4 列寧對高爾基說：『把無聊的憐憫掙去吧！』		三〇

T

5 『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四八
6 列寧和女孩	五〇
7 特曹爾青斯基和馬脫飛耶夫	五三
8 『葉夫多嬌，我等着的同志來了沒有？』	五八
9 『老鄉』	六一
10 我們只有一條出路——不是勝利就是滅亡	八〇
11 諾維可夫跑出來，想槍擊受傷的列寧	八三
12 『我完了嗎？同志』	九一
13 史太林與伏羅希洛夫	一〇一
14 紅軍像一場颶風，把敵人掃蕩精光	一〇六
15 『這是史太林送來的，』大家笑了。	一一三
16 『手槍放在桌子上！』	一一九
17 『告訴全世界，社會主義的俄羅斯是不能征服的』	一二六

論蘇聯電影界的新成就：

K·克爾遜

「一九一八年的列寧」——

在過去十八個月裏，蘇聯出產了五部把列寧搬上銀幕的片子。無疑地其中最優秀的，要算最後的一部：「一九一八年的列寧」。劇作者 A·卡普勒和 T·斯拉多哥羅華，導演 M·羅姆，攝影師 B·伏爾且克，偉大的演員 B·史儲金以及和他合演的其他演員，繼續着而且發展了他們第一部片子「十月的列寧」的意識與經驗，在這裏把列寧的形象，作成整個片子的基礎的要素。

通過這部片子，億萬人的思考與感情，靠着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幻線，和列寧聯在一起。列寧的形象以及列寧的意識每一個場面都有的，不僅在列寧親身出現的地方，而且在他不上場的地方。無論什麼地方都有他在。他經常和黨和勞動階級和人民在一塊。

列寧這人物通過一切人類的關係，通過一切人類的活動，通過一切感情、思考和夢想而活動着。這不僅因為 B·史儲金深入的演技而得到的。這所以然是因為在這形象之中有的是羣衆的鎔合了底熱情、愛、恨、鬥爭與希望。

可是這樣子的影片構造的正確，假如沒有一個活的、可愛的、聰明而積極的列寧出現，也不能達到理想的目的，這是不消說的。

優秀的演出。

這部影片超過所有其他講列寧的影片，首先是因爲這一次，史儲金演得非常熟練和自然。這真正是一件藝術家的轉形！我們看見銀幕上的栩活如生的列寧，而所謂栩活如生，不但因爲在臉相上相似，而是這演員在他的人格化的過程中到達了可驚的統一與完善。

史儲金在這部片子裏，不再繪畫出列寧品格中間的個別突發事件，個別脾氣。他給出了一張完善的美滿的列寧畫像：是一個人同時又是一個領袖。這恰像真實的列寧在這演員的身上再生了。史儲金的列寧，正如億萬人所知道的列寧一樣，是那樣單純，那樣容易了解，和那樣可愛。

史儲金的演技所以能够這樣自然和單純，那純粹是因爲他深深領會了佔據列寧整個生涯的一種意識的原故。

• 這意識就是戰鬥的社會主義底人道主義。

列寧作爲一個高度的人道主義者和共產主義的政治家，在這以前，從沒有像「一九一八年的列寧」那麼活生生的表現過。

工人哥羅波夫，在片中與列寧對話時，說道：

「只要看看我們周圍的情形吧！看呵！整個國土都在燃燒之中！幾百年來工人們的血像江河一樣地流着，而現在爲了憐憫一些廢物，就讓一切都向後轉麼？而且是在各方面緊緊地壓迫我們的日子呵！」
這個工人表達了列寧沒有說出來的意見。

「我親愛的高爾基」，列寧熱情地嚷着，「……你卻被憐憫的鎖鏈把你牽住，把它掙脫攔在一旁呵！它會使你心頭苦惱，使你落淚而遮蓋着你的眼睛，而你觀察真理就失去了一向的光明。拋掉這憐憫呵！」

這是爲殘酷作辯護麼？不，這是要求着：在爲人類幸福爲生活爲未來的鬥爭裏，去正視真理，放大視野，堅定而且堅決，假如必要，就毫無憐憫！

• 一切爲了孩子們！

孩子們——爲了他們這偉大的心靈，這在克里姆林的列寧的心靈在打着。人民的快樂，未來世代的快樂，這是爲了他們的原故；在最後的分析裏，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國土忍受着飢餓與貧困的苦惱，而把每一塊筋肉每一條神經都緊張起來，與內外的敵人鬥爭。

黨和政府的工作的整個意義整個重要性，就恰恰在這裏。沒有別的照片能够這樣精到地表現出這偉大的理想，沒有別的照片能够這樣活生生地表現出革命的領袖們的生活與工作，表現出黨解放羣衆的偉大鬥爭。

這部片子是歷史的某一片斷底最忠實底繪畫。

富農們努力把革命餓死。反動的黑暗勢力，白衛軍以及干涉軍隊包圍着這個國土。叛國者們（他們把自己稱做「左翼」社會革命黨和「左翼」共產黨）從裏面爬進蘇維埃國土的心臟。在干涉軍隊的慫恿之下，他們準備了用毒彈刺進列寧、斯大林與斯韋特羅夫的心臟。

看過這本片子的這一部份，沒有一個不深深感動的。當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的手舉起手槍，向着由一個工廠大會歸來的列寧描準，並且使他傷中要害的時候，人們感覺到的苦痛、憤激和狂怒，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的。

列寧與死亡搏鬥這當兒，整個蘇維埃國土也同時爲生存而搏鬥。

• 列寧和斯大林 •

斯大林在察里城把白軍擊潰。白軍開始在各線潰退。列寧也漸漸的復原了。蘇維埃人民的力量增長了十倍。整個國土重又歡欣起來了，因為它已經走上勝利的道路了。

在一個場面裏，列寧和斯大林正在撫弄着一個小孤兒。

斯大林：「我們一定要無情地對付敵人，就是爲了她呀。她將來的生活不會像我們的……要比我們好的……」

列寧：「是的……他們的生活一定要比我們好的……可是我也不嫉妒他們呵……我們這一世代已經完成了一個叫人驚羨的有歷史意義的任務了。」

同樣和我們接近而且覺得可愛的人物，還有「赤卡」同志馬脫飛耶夫（演員凡寧飾）；工人華西里（奧克羅柏可夫飾）；工人哥羅波夫（奧羅夫飾）和特曹爾青斯基（馬爾可夫飾）；他們表現了蘇維埃人民的強烈理想和憧憬，以及他們對列寧對黨熱熾的愛。

這真是一部偉大的影片！

在它的內容的深入與豐富上，在歷史的真實上以及在語言底明白簡潔可愛上，都是經典之作。

蘇維埃的好片子，或者不如說是新的經典之作，已經不少了，這是越出越多的。而每一部這樣的片子，像一個新波浪的波頂一樣，以意識的正確，和藝術表現的成熟，每每超過以前的作品。而這是很自然的，因爲這是蘇維埃國土藝術與文化整個不住的進步中間底一部份。

在「夏伯陽」；「我們來自克羅斯特」；「波羅的海代表」以及其他描寫蘇維埃國土的人民的好的

片子之上，現在更把列寧搬上銀幕，真是錦上添花了。



作者自白

作者之一：亞力舍·卡普勒

把人類的天才——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再現出來這個任務，在藝術界是再沒有比這更艱難更愉快的了。從來沒有一個人物，在藝術品上稍為有點兒歪曲，人們是這樣關切地不肯放過；而對於成勁的描寫，又是這樣的快活與尊重的了。

列寧這個可愛的形象，是生根在每一個蘇維埃人民的心裏，是生根在全世界無數百萬勞動人羣的心裏。

列寧在人羣心裏偉大的活生生的圖畫，是藝術家的——一個靈感，而同時又是他的作品底準繩。在藝術品中的列寧底寫照，和在人羣裏列寧的印象，在這兩者之間的很小的差異，就始終會傳出無可寬恕的不忠實來。

剛完成了「十月的列寧」（註）我和T·斯拉多

哥羅華就開始寫作「一九一八年的列寧」底脚本。這任務非常巨大，同時是艱難而且有趣。在從前描寫列寧的影片裏，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出現在銀幕上，只足夠引起一種熱情的歡迎，而影片中的許多缺點，往往是觀衆所看恕的；可是現在觀衆的要求已經是相當的提高了。面向着我們的任務，是貢獻一部這樣的片子：在其中列寧的形象比以前的片子更加完善更加多方面。我們並不希望重複那些列寧只在幾次場面中出現的片子。我們努力要創造一部片子，它的英雄將是列寧自己。

「十月的列寧」演出後，我們收到全國各地的電影愛好者的許多來信，這些來信幫助我們完成這個任務。這些來信批判這部片子的種種缺點，並且提出下次應該包括這些那些東西；這許多來信包含了很有價值的獻議。

我們目前這個脚本是以跟一九一八年八月行刺列寧有關的許多事件寫成的。

這些日子，對於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是很嚴重的日子。英法的干涉軍隊在北方登陸，日本的侵略軍隊在遠東流血。捷克的俘虜沿着伏爾加河中部以及西伯利亞在暴動。哥薩克的將軍們向着察里城推進，和捷克俘虜取得聯絡。戰事蔓延的共和國又陷入饑饉的掌握中。

在這個悲劇的情況之下，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一間小屋子裏繼續工作，領導全國渡過它面向着的苦境。

工人階級的所有敵人都聯合在一塊：外國特務工作人員，白衛軍軍官，右翼和所謂「左翼」社會革命黨員，「左翼共產黨員」。帝國主義者和所有這些叛國者一道，決定要刺殺列寧。斯大林和斯韋特羅夫，

（註）這是作者的另一本影片。——譯者

同時一個祕密的軍官組織打算深入克里姆林宮來推翻蘇維埃政府。這些蘇維埃的敵人們毫無所得的停頓着：所有可能做到的手段——賄賂、恐怖、挑撥離間，都做過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列寧在莫斯科密車爾遜工廠（現在是列寧工廠）開完大會之後，給社會革命黨芬尼·卡普蘭用毒彈槍傷了。

槍傷這個新聞像野火一樣掠過整個國土。工人們寫信給列寧：「全國工人站在你的床邊。」

「列寧正在為健康而鬥爭，」真理報這樣寫：「他會勝利的。普羅列塔利亞汎渴望着它，這就是普羅列塔利亞汎的願望，它要求着這個命運！」

而列寧終於戰勝了他可怕的病苦。

「好像我們已經把死神送掉了！」列寧健康恢復的時候說笑道。

斯太林、列寧的親愛底朋友和戰友，已經擊潰了白衛軍的哥薩克部隊，離開察里城來看列寧，這是一個非凡的會晤呵！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重新恢復了健康，再繼續他的工作，重又一次領導全國走上勝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我們目前這一張片子所表現的大部份就是這些事實。

脚本早就在秋天完成了。我們帶着熱誠，帶着蘇聯藝術家的一切熱情來進行這件工作，因為能夠以我們所有人民所親近的主題來工作，是藝術家的光榮。

「一九一八年的列寧」的製作是出自完成這一套片子的第一部「十月的列寧」底同樣的一羣之手的。

導演密卡爾·羅姆是蘇維埃影壇上的最有才能的一個，他有着罕見的才能，可以使和他一起工作的一羣都浸染了這天才藝術家的靈感，這樣就把他們造成蘇維埃電影裏的最優秀底集團。這本片子不過是羅姆第四部影片，可是他的名字已經在電影界裏遠近聞名了。

在察里城的場面和當列寧健康恢復的時候，觀眾看見列寧光輝的友人與戰友，約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斯太林是M·蓋羅華尼所飾。在他出現的一些場面，一種鼓舞的氛圍氣在統治着，好像斯大林同志真的在那裏一樣。

「一九一八年的列寧」這部片子中，還有下列的著名人物：V·M·莫洛托夫、Y·M·斯韋特羅夫、M·I·卡里甯、R·E·特曹爾、青斯基、K·E·伏羅希洛夫以及N·K·卡魯柏斯卡雅。

演員B·V·史儲金扮演列寧一角。對於我們電影脚本寫作者以及對於導演和演員，和史儲金一道工作，不啻是一種天才的教育；我們大家都向這個偉大的藝術家學習。在他一道工作的日子裏，每天我們在尋求藝術的真理上，都會得到預想不到的可能。

脚本上每一處即使是很微小的錯誤，和史儲金一接觸，馬上就會發現出來。他只須說明某一行他有點懷疑，作者和導演們立刻就發見這裏的弱點，知道他們在這一點上還要下一些工夫。史儲金在極端要求自已做得好之餘，他也一樣的要求他工作所根據的戲劇資料弄得完善。

不久之前我們拍攝在列寧受傷後高爾基來看他這一個場面。高爾基（尼古拉·車爾卡梭夫飾）走進列寧與死搏鬥的房間裏，全國正在等待着這恐怖的與死亡決鬥的結果。

史儲金是滿意這個場面的，可是他在細節的表現上也給了這個場面不少的力量。

大家真的要看看史儲金是怎樣的演這部份呵！

我們拍攝史儲金設計的這一場面時，我們的眼睛都流着淚水，羅姆用他的手帕多到可疑的程度，而攝影師說話的聲音也非常勉強。即使在這裏，即使在攝影場裏，在一個日常工作的場面裏，在拍攝電影的人們中間，史儲金的可驚的藝術成就充滿了每一個人的心胸，人人都為列寧的生命恐怖，看見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所受的痛苦都帶着痛苦。我們給史儲金的偉大藝術感動了，就好像回到了一九一八年和回到偉大的列寧底病榻那裏。

N·P·奧克羅柏可夫，像在第一部片子（按即「十月的列寧」——譯者）裏一樣，扮演工人華西里一角。奧克羅柏可夫有着模範的演員美德，他似乎覺得他這一角色什麼都是不夠的——他出場的時間是這麼忽忽而這樣的情景又沒有使他有什麼特別的進展，同時他也不是特別的英雄，一般地說整個角色是太不重要了。我們笑他的「噁吐」，又說他是「藝術界富農」。奧克羅柏可夫生氣了，他向我們要求詢問和恐嚇。「你以為我在這裏做什麼呢？」他嚷着說。「你以為這樣就是華西里麼？我只演這一個場面，立刻走。」可是奧克羅柏可夫一排演，「和史儲金一道工作，他的優秀演技立刻清楚，這場面他也不再覺得弱了，而且終於似乎真正有些東西了。」

V·V·凡寧演馬脫飛耶夫，雖只有一小部分，但是在我看來，以他這非常的才幹，他造成了全劇最

會使人感動的一個場面。

關於列寧典型的創造

蘇聯藝術界關於創造列寧典型的座談

在過去幾年間，蘇維埃作家、戲劇家以及美術家，已經創造了許多以列寧為中心人物的作品。其中最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是N·波哥定的劇本「有鎗的人」。(註)這是表現列寧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初頭的日子裏的。至於列寧在內戰中作為紅軍勝利的組織者這一個角色，是描寫在學士A·托爾斯泰的「勝利之路」裏，這個劇本最近在莫斯科瓦克坦哥夫劇場上演了。而「一九一八年的列寧」這部影片，靠了飾列寧的B·史儲金巧妙的演技，在國內外都大大的成功了。

如何在戲劇和電影上表現出活生生的列寧，這一個問題是久已吸引着了蘇維埃藝術家的注意，而且成爲最近在莫斯科舉行的「全俄戲劇協會」四日大會中討論的主要節目了。

一般地甚至可以說沒有一個演員在表現真實的列寧時有過成功，雖然有少數演員自然已經很接近這個形象的獲得。

在大會上，許多跟列寧很熟識而出席大會給戲劇工作者貢獻他們的觀察的人們，在演說當中着重地指出扮演列寧形象的演員底重大責任。

例如學士雅羅斯拉夫斯基警告這些演員們，不要一味注意跟這偉人的臉貌相像。他說，要求演員在

(註)：譯者曾在救亡日報出出的「十日文萃」第三期上介紹過這個劇本。

每一種險相舉動中跟列寧相像，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把列寧的精神，把他的內容表達出來。雅羅斯拉夫斯基說：「列寧通常被人們表現成爲一個毫無個人情感的人。這是不對的，列寧是一個有着深的人類感情的人。可是在他，個人的因子常常是和社會的因子聯成一氣的。」

蘇維埃戲劇家所寫的劇本只是給出了列寧一些個人的姿態，一個完整的綜合的形象還沒有創造出來。還有呢，就是這些個人的姿態往往被演員所誇大了。前健康人民委員長 N·A·石馬希可和列寧同在一間大學讀書的亞多拉茨基和M·高爾基的妻子 M·E·安特烈耶華，都向大會出席者指出了這個錯誤，他們指出有些演員在扮演時有一種傾向，即把列寧的真正脾氣表現成一種大驚小怪煩燥不堪的氣分，而這正是列寧所深惡痛絕的，有些演員在表達列寧的柔和溫暖的性格時，是成功了，可是這還不够構成這巨人的一幅完整底圖畫。

會扮演過列寧的演員向大會說明他們花了多少功夫，才稍爲接近列寧這人物的深邃和多方面，——這是勇敢的科學者，創造者，革命家，聰明的公僕，人道主義者，人民的領袖，以及敏感而了解的同志這許多混合而成的呵！

所有這一切在表現列寧的真正的綜合的圖畫底工作上，不過是最初的膽小的企圖。學士托爾斯泰在下面的話語當中，表現出大會出席者各人心裏的想頭，「六千萬讀者要求我們，我們所寫的每一本書，每一個劇本，每一個電影脚本要能接近所有人民大眾，換句話說，即他們要求我們的藝術是經典的……這是很困難的，可是這才是蘇維埃人民的要求。」

馬恩列研究院院長學士M·米定題名「列寧怎樣工作」的報告，大家感到極大的興味。米定說：研

究院保存有列寧的二十本筆記簿，是準備寫「帝國主義論」這本小冊子用的（世界大戰中寫成。）這些筆記簿包括了從一百四十九本德文法文和英文書籍與表格，以及二百零六種德文報紙，十三種法文，十三種英文報章論文所指出來的材料。這可見列寧的偉大了。

一九一八年的形勢

當戰爭正在西歐劇烈進行的時候，布列斯特和約既已訂結，而蘇維埃政權又因自己採取許多革命經濟設施而臻於鞏固——這個情況就在西歐帝國主義者中，特別是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中，引起了極大的驚惶。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害怕，俄德兩國和約之締結，會有利於德國軍事狀況並相當增加協約國軍隊在前線上的困難。其次，他們害怕，俄德兩國和約之成立，會加強在一切國家中，在一切戰線上要求和平的趨向，並因此而破壞戰爭底事業，即帝國主義的事業。最後，他們害怕蘇維埃政權在巨大國家境內的存在，以及蘇維埃政權在國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而獲得的成功，會成爲薰陶西歐工人和兵士的榜樣，而這些工人和兵士已對長期戰爭抱着深刻的不滿，並會仿效俄國工人和兵士而倒轉槍頭去反對本國的統治者和壓迫者。因此，各協約國政府就決定開始向俄國實行武裝干涉，以便推翻蘇維埃政權並成立資產階級政權，希望這個資產階級政權能够在俄國恢復資產階級制度，取消與德人所訂的和約並恢復反對德奧的作戰陣線。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更加樂意來幹這種黑暗勾當，是因爲他們深信蘇維埃政權是不穩固的，以爲只要蘇維埃政權底敵人作相當的努力，那末蘇維埃政權就必然會很快滅亡的。

蘇維埃政權之成功及其鞏固，在那些已被推倒的階級——地主和資本家——隊伍中，在那些已被擊破的黨——『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及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隊伍中，在白匪將軍和哥薩克軍官等等隊伍中，引起了更加厲害的驚惶。

所有這些敵視份子，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最初幾天起，便異口同聲地叫喊道：蘇維埃政權在俄國是沒有根基的，它是一定要失敗的，它經過一兩個星期，經過一個月，或者至多是經過兩三個月，就一定會滅亡的。然而，因為蘇維埃政權不顧其敵人如何詛咒而繼續存在着和鞏固着，於是蘇維埃政權在俄國內部的敵人就不得不承認：蘇維埃政權是比他們以前所想像的要更強大得多。爲要推翻蘇維埃政權，那就必需要有一切反革命勢力底嚴重努力和殘酷鬥爭。因此他們就決定進行大規模的反革命的叛亂工作，來收集反革命的力量，團結軍事幹部，組織叛亂，首先就是在哥薩克的和富農的區域。

於是，還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已經形成兩種確定的，準備來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勢力：協約國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俄國內部的反革命。

在這兩種勢力之中，無論那一種勢力都沒有充分條件以便單獨去進行推翻蘇維埃政權。俄國內部的反革命，會擁有某些軍事幹部以及幾許的人力，這主要是哥薩克的上層份子和富農——這些力量是爲掀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所必需的。但是，俄國內部的反革命沒有金錢和軍火，反之，外國帝國主義者擁有金錢和軍火，但是他們不能「發出」足夠數量的兵力來供武裝干涉之用，這不僅是因爲這些兵力要用去與德奧作戰，而且因爲這些兵力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將會是不完全可靠的。

反蘇維埃政權鬥爭底條件，會要求這兩種反蘇維埃勢力——國內的和國外的——聯合起來。而這

種聯合，就於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形成了。

以俄國內部蘇維埃政權底敵人反革命叛亂爲內應的反蘇維埃政權的外國武裝干涉，就是這樣形成的。

休戰時間，就是這樣終結的；而在俄國的國內戰爭，即俄國各民族工農爲反對蘇維埃政權內外敵人而進行的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

英法日美帝國主義者，不宣而戰地開始了武裝干涉，雖然這個武裝干涉，乃是反俄國的戰爭，而且是最壞的一種戰爭。這些「文明的」強盜，就如盜竊一般，暗中偷進俄國邊境並把自己的軍隊運輸進俄國領土上來。

英人和法人在俄國北部派兵登陸，佔領阿爾漢格爾斯克和牟爾曼斯克，扶助當地的白匪叛亂，推翻當地的蘇維埃政權並成立白匪的「北俄政府」。

日本人在海參威登陸，佔領沿海州，驅散蘇維埃，並援助白匪叛亂者，這些白匪叛亂者後來恢復過資產階級制度。

在北高加索一帶，科爾尼洛夫、阿列克塞也夫和鄧尼金將軍們在英法援助之下，組織了白匪的「義勇軍」，掀起了哥薩克上層份子的叛亂並開始了反蘇維埃的進攻。

在頓河區一帶，克拉斯諾夫和馬蒙托夫將軍在德帝國主義者秘密援助（德帝國主義者因有俄德和約存在之故，沒有敢於公開援助他們）之下，掀起了頓河哥薩克的叛亂，佔領了頓河區並開始了反蘇維埃的進攻。

在窩爾加河中游和在西伯利亞一帶，由英人和法人陰謀而組織了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的叛亂。本來，這個由軍事俘虜組成的軍團，會被蘇維埃政府允許經過西伯利亞和遠東而開回自己祖國去的。然而，它卻在半途被「社會革命」黨人和英人法人所利用去舉行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該軍團之叛亂，成了在窩爾加河一帶和西伯利亞的富農叛亂，以及在沃特根工廠和益熱夫工廠裏心懷「社會革命」黨人情緒的工人們叛亂的信號。在窩爾加河岸上成立了薩馬拉白匪「社會革命」黨人的政府。在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亞的白匪政府。

德國未曾參加，而且也不能參加這個英法日美聯盟的武裝干涉，這至少是因為它那時還處在與這個聯盟交戰的狀態中。但是，雖然有這種情況，以及雖然有俄德和約之存在，而任何一個波爾什維克都深信德皇威廉政府之為蘇維埃國家底兇惡敵人，也正如英法日美武裝干涉者一樣。而且實際上，德國帝國主義可是作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情，以便孤立，削弱，滅亡蘇維埃國家。他們從蘇維埃俄國奪去了——固然是按他們和烏克蘭的拉達所訂的「條約」——烏克蘭，並按烏克蘭白匪拉達請求而派來自己的軍隊進駐烏克蘭，並實行慘無人道地搶劫和壓迫烏克蘭人民，禁止烏克蘭人民與蘇維埃俄國保持任何關係。他們從蘇維埃俄國奪去了南高加索，並按格魯細亞民族主義者和阿塞爾拜疆民族主義者請求而派來德國軍隊和土爾其軍隊進駐該地，並開始在梯弗里斯和巴庫肆意橫行。他們多方——固然是暗地裏——以軍火和糧食來援助當時在頓河區活動的叛亂將軍克拉斯諾夫去反對蘇維埃政權。於是，蘇維埃俄國就和自己出產糧食，原料和燃料的基本區域隔絕了。

在這個時期，蘇維埃俄國底情形很是困難的。麵包供給不夠，肉類供給不夠，工人受着飢餓痛苦。當時

在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工人每兩天只得領八分之一磅的麵包。甚至於有完全未發給麵包的日子。工廠因缺乏原料和燃料而停止工作，或者幾乎停止工作。可是，工人階級並不灰心喪氣。波爾什維克黨並不灰心喪氣。這個時期中之不可思議的困難以及爲克服這些困難而進行的拚鬥，表明出來：在工人階級中間，是隱藏着何等無窮無盡的力量而波爾什維克黨底威信，是如何偉大，如何不可測量。

黨宣佈全國爲軍營，並按作戰需要來改造全國經濟的和文化的政治的生活。蘇維埃政府宣言說：『社會主義祖國處在危險之中，』並號召人民起來抵抗。列寧提出『一切都爲前線』的口號，於是就有幾十萬工人和農民以志願兵資格加入紅軍，奔赴前線作戰。黨員和團員奔赴前線作戰者，約佔全體黨員和團員總數之一半。黨把人民發動起來進行救護祖國的戰爭，反對外國武裝干涉軍隊底侵犯，反對已被革命推翻的剝削者階級底叛亂。列寧所組織的工農國防委員會領導了以人力、糧食、服裝和武器供給前線的事業。由志願原則過渡到義務兵役制的結果，紅軍得到幾十萬人的新的補充，於是紅軍在最短期內便成爲百萬大軍了。

不管國內狀況如何困難，雖然紅軍尙是年輕而未及強固，可是由於實施種種國防辦法的結果，第一批勝利已經獲得了。克拉斯諾夫將軍已被從察里城打退了——而他會認爲佔領察里城是有保障的——並且驅逐到頓河以外去了。鄧尼金將軍底行動被扼制於北高加索一個不大的區域內，而科爾尼洛夫將軍則在與紅軍交戰中陣亡了。捷克斯拉伐克軍隊和『社會革命』黨人——白匪夥幫，被紅軍從喀山、沁姆比爾斯克和沙馬拉驅逐到烏拉爾去了。英國駐莫斯科使節團首席代表羅卡爾特在雅羅斯拉夫里城所組織的白匪沙溫可夫的叛亂已被撲滅，而羅卡爾特本人亦被逮捕，曾刺死烏里茨基和沃洛達爾斯。

基爾同志並曾向列寧舉行窮兇極惡謀害行爲的「社會革命」黨人，因爲作反對波爾什維克的白色恐怖而遭受到紅色恐怖，並已在俄國中部一切稍大地點被打得粉碎了。

年輕的紅軍在與敵人作戰中受到鍛鍊並強壯起來了。

當時在紅軍中工作的黨員——政治委員，在鞏固紅軍的事業上，在紅軍底政治教育的事業上，在加強紅軍戰鬥力和紅軍紀律的事業上，起了決定的作用。

波爾什維克黨懂得：紅軍底勝利還不能解決問題，而不過還是紅軍底初步勝利。它懂得：新的戰鬥，更加嚴重的戰鬥，還在前面，而國家祇有與敵人進行長期的和嚴重的戰鬥以後，才能收復那些失陷的出產糧食，原料和燃料的區域。因此，波爾什維克就加緊努力準備長期的戰爭，決定使整個後方都爲前線服務。蘇維埃政府施行了戰時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除把大工業放在自己監督之下而外，還把中小工業也放在自己監督之下，以便積蓄大批日用消費品並用以供給軍隊和農村。蘇維埃政權施行了糧食貿易壟斷制，禁止了私人糧食貿易並規定了餘糧收集制，以便統計農民所有的多餘糧食，以便儲蓄後備穀物並以糧食供給軍隊和工人。最後，蘇維埃政權施行了一切階級的普遍勞動義務制。黨既然吸收資產階級參加義務體力勞動，並因此而能調出工人去作另外的，對於前線更加重要的工作，黨就實現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這整個爲特別困難的國防條件所引起的，並帶有臨時性質的設施系統，就稱爲臨時共產主義。

國家是準備去與蘇維埃政權內外敵人作長期的和嚴重的國內戰爭。它應當到一九一八年底就把軍隊人數增加三倍，它應當積蓄供給這個軍隊的資料。

列寧在當時指出說：

「我們會決定到春季要有一百萬人的軍隊，現在我們需要有三百萬人的軍隊，我們能夠有這樣的軍隊，並且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軍隊。」

——錄自聯共黨史簡要讀本 第八章第一節

人 物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列甯(Vladimir Ilich Lenin)——人民委員會主席

波比列夫(Bobylov)——人民委員會秘書處職員

葉夫多嬌·衣凡諾夫娜(Yevdokiya Ivanovna)——女僕

司蒂潘·衣凡諾維支·哥羅波夫(Stepan Ivanovitch Korobov)——彼得堡老工人

華西里(Vasily)——工人

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前線總指揮

約瑟夫·斯大林(Jozef Stalin)——人民委員

雅可夫·米哈羅維支·斯韋特羅夫(Yakov Mikhailovitch Svedlov)——中央委員

會主席

康士坦丁·尼古拉葉維支·拉賓諾維支(Konstantin Nikolayevitch Rabinovitch)

——醫生

康士坦丁諾夫〔真名：雷頓〕(Konstantinov) (≡ Mr. Raion) ——外國特務人員

馬脫飛耶夫 (Matveyev) ——克里姆林宮衛隊長

斯米諾夫 (Smirnov) ——紅軍士兵

李巴可華 (Ribakova) ——女同志

娜她莎 (Natasha) ——小女孩

娜哲茲達·康士坦丁諾夫娜·克魯柏斯卡雅 (即娜第亞) (Nadezhda Konstantinovna

Krupskaya) ——列甯夫人

菲立·愛德蒙多維支·特曹爾青斯基 (Felix Edmundovich Dzerzhinsky) ——『赤

卡』主任

辛佐夫 (Sintsev) ——『赤卡』同志，賣國者。

盧特可夫斯基 (Rutkovsky)

諾維可夫 (Novikov)

梭可林斯基 (Sokolinsky)

彼得羅夫 (Petrov)

「左翼」社會革命黨員

芬尼·卡普蘭 (Fany Kaplan) ——全上，刺傷列甯者

貝林諾夫(Belirnov)——「赤卡」同志
基爾(Гил)——列甯的汽車夫
敏茲教授(Prof. Minz)——醫生
瑪利亞·依里尼希娜(Mariya Ilyinshna)
韋利奇金娜(Velchikina)——醫生
奧布克(Obukh)——醫生
鉄萊可夫(Terekhov)——紅軍將官
米克耶夫(Mikheyev)——工廠主席
巴夫羅夫(Pavlov)——「赤卡」汽車夫，賣國賊

一九一八年七月

對於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是很艱難的日子。英國的干涉軍隊從北方進攻，日本的干涉軍隊却在東方挑釁，土耳其人攻陷了我們南方的一些城市。

在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心，有着捷克俘虜的暴動，哥薩克將軍們向着察里城（Tsitsyn）推進，企圖和捷克俘虜們取得聯繫。

在國土的心臟莫斯科，「左翼」社會革命黨起了暴動。灑過了鮮血，被戰爭所蹂躪了的共和國，如今又被無情的飢餓之手所窒息了。

人民委員會大廈的走廊。

窗旁有一些桌子，上面有幾副電報機。鍵子在格格作響。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人民委員會，列寧……」報務員用着單調的聲音，對着書記，讀着電報。「穀米即一普特亦無可送。人民委員斯米爾諾夫敬覆鈞座命令無法執行……」

另一架電報機

「堅決鎮壓暴動……」

電報機的鍵子在響着。

「所有各地反革命煽動者及間諜，不論階級地位一律格殺無赦。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電報紙捲自第三報機捲出來。一個報務員沉沉欲睡，疲倦不堪，嚼着一片黑麵包，唸道：

「屢向軍事人民委員求援迄無消息……前線形勢緊張……砲彈告罄……」

報務員中止了吃東西，閉上了眼睛。紙捲繼續的捲着，電報機不停地響着。

列寧的辦公室。電報機的響聲從走廊裏傳進來，隱約可以聽見。
馬克沁·高爾基坐在角落的一張椅子上面。

列寧說話的聲音從門外傳入來，接着暴怒的列寧在門口出現了。

「我再告訴你，這簡直是愚蠢的寬大！」列寧嘶叫着：「請請——你先走吧！進來呀！進來呀！」
波里亞可夫，臉孔因為受窘變得通紅，在列寧身邊走過，進入辦公室裏。

「我們是爲國家服務的人呀，現在你要懂得這個意義啦。」列寧關上了門，沒有注意到高爾基坐在角落裏。

「依里奇，」波里亞可夫打斷了列寧的話：「有人等着你呢。」

列寧一回轉頭來，看見高爾基，便急急走上前去。

「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你好嗎？請你等一等，我們馬上就講完了。」

「我坐在這里等你哩。我有防礙你們嗎？」

「那裏沒有一點也沒有……波里亞可夫同志，你的希望是落空啦，你以爲高爾基來了我就不會同你講到水落石出麼……你們見過面沒有？這是馬克沁·高爾基同志——波里亞可夫同志……呢，告訴

你什麼過去的革命工作，什麼過去對黨如何幫忙，什麼老資格，一切都無需考慮。如果對蘇維埃權力不信任，那就毫無考慮餘地！而我們決不讓這些老爺們安穩穩的躲在慈悲的波里亞可夫同志的翼下，來延擱我們的工作……」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我明白……」

「這是假的，你不會明白這個……」依里奇打斷了他的話，「如果你將來還是不明白，我們就得處分你，而且嚴厲地處分你，不管你是多麼了不得的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老波爾什維克。」

「我同意你的話」波里亞可夫說時，羞得臉孔通紅了。

「那好極啦！」列寧忽地笑了起來，是一種坦白的稚氣的笑。「這裏是給你的命令——記牢要嚴守着它，希望你不要再跟那些老爺們講慈悲……」

「那麼再見，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波里亞可夫微笑着說。

依里奇跟他握握手就向着高爾基走過去。

「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見到你真高興。對不起，要等我。」

高爾基說：「你能够罵了人家卻使他心誠意服的離開。這種態度多麼有用，多麼叫人羨慕呵。」

「唔，唔……事情怎樣了？」

「我其實是活在一種無終止而又沒有多大用處的忙碌裏。」

「是呀……我知道，而且我相信是真的，你正在做一件偉大，而且對蘇維埃權力有裨益的工作。」

在高爾基的鬍子下面，現出了幾乎看不出來的微笑。

「那里，你過獎了。這是……很愉快的。」

列寧愉快地笑了。

「告訴我你需要什麼吧，我也來告訴你，你在做什麼工作。我想，你到這裏來是要求一些什麼吧？」

「那不消說。我甚至開了一張單子哩。」

「好，讓我們來看看吧。」

列寧拿過了那張紙頭，走近桌子，讀着，連忙在某些要點下劃了線。

高爾基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首先必須把食物供給那些作家和科學家，要不然他們就會餓死了。」

依里奇在高爾基的單子上面空白地方寫一些什麼。

高爾基繼續說道：「順便告訴你：昨天依凡·彼得羅維支·巴夫洛夫又拒絕到外國去了。這是他拒絕的第十六次邀請了。是一個有天才而發惱發得怪可愛的老傢伙……他實驗室所需要的東西，都寫在我的單子上面了。」

依里奇翻着高爾基的單子，當心聽着高爾基的說話，不時抬起頭來望他一眼。

高爾基繼續說：「而這是很嚴重的紙印刷所，還有寬恕我瑣屑。還有鞋子。褲子呢，科學家身上還完全，可是鞋子却早已穿破了，幾乎人人都穿破了，他們都要走許多路的，自然是爲了去找『每日之糧』呀。」

列寧微笑着。

女僕葉夫多嬌·衣凡諾夫娜進來。

她托着一個盆子，上面一杯茶，一片黑麵包。

列寧把桌子的一角弄乾淨，來放茶和麵包。

「謝謝你，放在這裏好了。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註）你吃過午飯沒有？」

「吃過啦。」

「扯謊吧？」

「有人親眼看見我吃過的。」

「你要喝茶不？」

「不，謝謝你。」

「好，那我們就竭力盡可能去做罷。」列寧說時，把高爾基的單子擱在一旁。「我覺得你心裏頭好像

還有點什麼事情似的。」

「是呀。」

「是不是有什麼人被捕了，你來替他說情？」

「正是哩！」

「我知道了。」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巴他舍夫教授被捕了。他是一個好人呵。」

列寧揚起了眉頭。

「『好人』是什麼意思呢？他的政治主張怎麼樣？」

(註)這是馬克沁(高爾基)的親暱稱呼。——譯註

「從前巴他舍夫常常藏起我們自己的人。」

「一般地說，也許他是很寬大的。從前他藏起我們的自己人，而現在他却去藏敵人了，瞭？」

「他只是一個純粹科學家罷了。」

「世界上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我是一個毫不仁慈也不是拆爛污的，可是我準備替他做担保。」

「那麼，我可有什麼話說呢？」列寧繃起眉頭。「你的話可並不輕呵。」他寫了一張字條。「請你去見

菲立·愛得蒙多維支(註)跟他商量呵，他會分辯真偽。」他把字條交給高爾基。「可是，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你爲這些事情忙可不值得呵！你做的是偉大、有用的工作，而這許多朽腐的落伍份子卻纏住你。」

「也許是我老了，可是我看見別人受苦就很難過，即使他們是不中用的人。」高爾基說。

列寧站起來，輕快地在辦公室裏從這個角落踱到另一個角落。

他說：「是呀，他們是很困難的。聰明人自然會明白，他們已經是從根拔起來了，已經永遠沒有再讓他們生長的土地了。」

沉默了一會兒之後，高爾基開始說：「依里奇，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像你這樣強烈地愛着人民，像你這樣憎惡敵人，憎惡人類的苦惱，以及咀咒人生的卑鄙，你，我想，一定會了解我的。」

列寧走近高爾基，在他前面停了下來。

(註)即特費爾齊斯基——「赤卡」(非常委員會)主席



『！吧去掙假憐的聊無把』：說基爾高對寧列

「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列寧說時

正視着高爾基的眼睛。「我親愛的高爾基，你是一個非常的偉大的人物，可是你却被憐憫的鎖鏈把你牽住。把它掙掉脫丟吧！它會使你的心頭苦惱，使你落淚而蒙蔽你的眼睛，使你觀察真理失去了一向光明的眼色。拋掉這憐憫呵！」他揮着手好像他真的拋掉些什麼似的。

「你知道單單莫斯科，我們需要多少米麼？……你來看。」

列寧從桌子上拿起一本備忘錄給高爾基看。

「這裏是我們有的數目。看。」他繼續說，「即使我們每人分他八分之一磅的麵包，兩天之內所有穀米就光了，連麵包屑都會吃光了，莫斯科就會發生飢荒。但同時這些要賺錢的壞蛋和富農卻以麵包來做生意。他們把穀米藏起來，然後把它操縱。有二百多個最大的

操縱家已被「赤卡」捉住了。你要我們怎樣去對付他們呢？寬恕他們麼？憐憫他們麼？

「那就必須無情地對付。」高爾基說着也站了起來。他站着，手放在背後，彎着腰，看着列寧。「要不，你就不能毀滅舊世界和改造舊世界，這我是明白的。但有時我們的殘酷也許是不需要的，這是不必要的；而且會嚇怕人。」

「兩個人撕打的時候，」列寧說時，伸出了兩隻食指來。「你怎麼曉得那一擊是必要的，而那一擊是不必要的呢？現在這不是撕打嗎？不是一個最後的撕打嗎？」

電話機響了。

列寧拿過聽筒。

「哈囉……是的……你好吧？對不起，請等等，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他說着把手掌蓋住了話筒。「好，你說下去。」

列寧非常用心地聽着，他的腦袋側在一旁，眼睛睜細着。

「不，不，你決不要打發他去！」他忽然嚷着，好像打斷什麼人的說話似的，他把頭對着門。「什麼事？」人民委員會書記處的波比列夫在門口站着。

「哥羅波夫來……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不要走開。他是一個彼得堡老工人，非常活躍的一個。」

（對電話說）「對，我剛才說決不能他派出去的。首先他任何人的話都不肯聽，他只會說教。此外，他又確信他比任何人都精明，這是怎麼樣的領袖呵！」（對進來的哥羅波夫）「請進來，司蒂潘·依凡諾維支。你好呵？你們自己介紹吧。」

哥羅波夫中等身材的一個瘦削的老人，眼睛活潑有神，急步走向高爾基跟前。

「馬克沁·高爾基同志，非常高興和你結識。」

「我們曾經見過面嗎？」高爾基說時，握着哥羅波夫的手。

「沒有機會見過面哩！只是我認識你，人們從老遠都可以認識你的。」

列寧愉快地滿意地看了哥羅波夫和高爾基一眼，又繼續打他的電話了。

「這事情是不同的，聽我說：我要你仔細看過那個分級授糧的計劃。組織封鎖支隊（註）嗎？不錯，是要馬上做的，好，再見。」

列寧把聽筒掛起來。

他對着哥羅波夫說：「好，那麼把一切東西告訴我們吧，你常常有一些很有興味的東西的。」

「是有一點兒，我到過鄉下去。」哥羅波夫開始說：「我告訴你，情況實在太有趣了！」他說得很熱情，非常起勁。他幾乎不能夠坐定在一個地方，他從他的椅子上起來。「依里奇，那些富農們發火了。他們正準備戰爭！斧頭，來福槍，甚至機關槍都預備好了！」

列寧留心聽着，他用手掌掩蓋着耳朵。微笑着的眼睛閃着滿足的光，哥羅波夫正在報告列寧認為重要而且需要的事實。

「這樣嗎？穀米的事情怎麼樣？」列寧問。

「穀米是有的，正如你所說，可是穀米是誰的呢？就是那些同樣的寄生蟲的呵。的確，他們不肯把它給

（註）飢荒時期組成的特殊支隊，作用是打擊穀米的操縱。

我們。他們把穀米運到城裏去，一普特賣牠二百盧布來操縱。你說一句話，他們就有一打多餘的答話。鄉下的貧農是與飢餓為隣，飢荒到處蔓延着。在彼得堡沒有一個孩子是吃得飽的，在這裏莫斯科也是一樣；可是穀米是有的呀，在俄羅斯有不少的穀米呀……事情就是這樣，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雖然哥羅波夫並沒有說什麼愉快的事情，可是列寧臉上的表情幾乎是很滿意的，所希望聽的重要事情，果然從哥羅波夫口中聽到了，這是他最歡喜的。

「如果我們不協助鄉村——不是我說不吉利的話，——蘇維埃的權力就不能存在！」哥羅波夫繼續說。

「當然，當然！那些富農，他們會幹掉我們的。」依里奇同意他的話。

「你怎麼想，是說笑麼？你也會受他們大大的打擊的！」哥羅波夫說。

「那自然！你以為我們該怎麼辦呢？」

哥羅波夫斜向着列寧。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我不知道你怎樣看法……我們派一些工人到鄉下去好不好？派幾千人跟他們的家屬一同去。呢！把貧農都組織起來，一齊去對付那些富農好嗎？這樣富農可就支持不住了，呢！」

「你想連中農也拉在一起，可是他們是不會來的。」

哥羅波夫跳起來。

「他們自然不會把槍交給我們吧，你對待富農也不要太柔順阿。這樣就會有穀米，而蘇維埃權力就

可以支持到底。」

哥羅波夫重新坐在他的椅子上。

「司蒂潘·衣凡諾維支不錯。」列寧說着，現在可不笑了。「你能够正確地估計政治形勢，你的結論是正確的。打發工人羣衆到鄉村去，這意見是非常之好的。我們立刻來辦，你什麼時候到彼得堡去？」

「今天。」

「去得好，這裏有一封給彼得堡工人的公開信，你一起帶走吧，我們馬上開始行動，好麼？」

「好的，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哥羅波夫站起來。

「等一等。」列寧說。「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依里奇輕輕地斜看了高爾基一眼。（這是幾乎看不見的一眼。）「你以爲我們應該怎麼樣對付敵人呢？」

「什麼……對不起，我不明白。」哥羅波夫摸着頭腦，顯然他沒有明白爲什麼依里奇會向他問這樣的問題。「打擊敵人是必需的，這是我的看法。」

「可是怎樣『打擊』呢！是用說話說服呢，還是用武力？」

「對不起，有什麼規勸好說呢？」哥羅波夫糊塗起來了，說話時就看着高爾基，好像要他幫幫忙似的。「你正在打算說服你的敵人，他卻一下子把你的咽喉抓住了，這樣一來整個革命就糟透啦！」

「是的是的。」列寧說着，把頭掉轉來，爲的是要隱藏着他眼睛裏驚羨的眼光。「可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定要是最人道的。這人道主義是不是一定要我們連舉起手來打擊任何人不應該呢？」

「不該打擊那些社會革命黨麼？不該打擊那些怠工的麼？不該打擊富農麼？我們一定不該舉起手來麼？我們必須把手舉起來，向他們頭上重重的打擊，叫他們的靈魂從肉體中跳了出去！這就是我的看法。」

「你看，」列寧說。「有些人一面承認我們要有必需的無情之外，同時却說有時我們的無情是不必要的呢，這就是他們的話。」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哥羅波夫認真地發惱了，跳了起來。「今天你着了什麼？你在開我玩笑麼？誰不必要無情？是我們麼？只要看看我們周圍的情形！看呵，整個國土都在燃燒了！幾百年來工人們的血像江河一樣的流着，而現在爲了憐憫一些廢物，就讓一切都向後轉麼？……而且是在各方面緊緊地壓迫我們的日子呵。你的問題不必遠遠去找答案——高爾基同志在這兒你去問他，他是很清楚的，他嘗夠了古舊的苦惱生涯的滋味了，問呵，問他呵！」

高爾基咳嗽，摸着他的鬍子。

列寧自制不住了，忽然大笑起來，他笑得非常顯著，把自己埋在椅子裏面。

哥羅波夫停了說話，吃驚得很。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這是什麼意思呵？我說錯了？」

「沒有，沒有，司蒂潘·衣凡諾維支，你……你……你說的都是絕對正確的……可是剛才我在這裏跟一位同志談話……記起了……」

列寧笑得很利害，揩了一把眼淚，然後忽地停了笑聲，嚴肅地看着哥羅波夫。

「是的，司蒂潘·衣凡諾維支是的……我們的無情是因爲環境所必需而造成的無情；這無情將會

被人了解，被人認為正確的，一切都會被了解的，一切都會的。」

電話鈴聲響了，列寧拿過了聽筒。

「哈囉，請等一等。」

「一切都會被人了解的。」列寧重複着說，用手掩着電話筒。「那麼，我祝你成功，你動身之前會再來一次麼？」哥羅波夫走了，高爾基站了起來。

「你不是覺得侮辱了你吧，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列寧問他。

「完全沒有。」

「你下次來莫斯科的時候，一定來看我。」

「不必請我哩，即使不請，我也是要來的。」

「哈囉。」列寧重又拿起聽筒來……

高爾基和哥羅波夫步出走廊。

走廊上，電報機的鍵子格格作響，書記們默寫着電報，報務員在讀着受報紙，聲音非常單調；所有電報不外說着穀米，穀米，穀米，說着富農如何暴動了，說着前線無窮的需要。在這裏，鬥爭着的人民，大眾的希望與意見，向着人民委員會，向着革命俄羅斯的心臟，向着列寧流過來。

華西里在走廊上走着。

他走進列寧的辦公室，關好門，停在門口，列寧正在打電話，看不見他。

「貴部要下一個命令，所有印刷店裏的 *Yaza* 和 *tyordyo Znaks* (註) 這兩個字母必須全部剷除，這樣就再不會有人寫舊文體了。一般地要對他們不妨嚴厲一點說明白，不必胆怯，要多多習慣政治家的風度……聽着明天絕對需要發表一個通告，嚴禁私佔人有不動產……什麼……準確地說，是因為政治形勢很緊張，在這些事情上我們決不能猶豫或是玩弄的……好，再見。」

依里奇掛上電話，拿起另外一個。

「我在等待前線報告，如果有報告來時，請即刻給我接線。」

他聽見華西里急急地走到他前面。

「哈囉，華西里同志！哈囉，我親愛的朋友！」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請坐——來，這裏，近一點。」

列寧叫他坐在靠椅上，仔細察看他的臉孔，忽然很快的繞着圓桌走了一轉，拿起他的一杯茶和一片麵包，放在華西里前面。

「吃呵，一定要吃，立刻吃吧！」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我肚子絕不餓。」

「好，那麼，快點告訴我，你帶來些什麼？有帶穀米來麼？」

(註) 這是舊俄文的兩個字母，十月革命時因為要使羣衆寫讀更加容易起見，把它取消。

「帶來了兩列車——九十個車箱」華西里回答。

「好好極了！快把一切經過告訴我，詳細告訴我……」

「我到察里城的時候，剛好伏羅希洛夫衝破哥薩克包圍線到達頓河。我們成立了一個支隊。斯太林給我八萬普特的穀米，打發我送來。這就是全部經過。」

「就是全部麼？」

「是呀。」

「你以為我聽到些什麼呢！據說你受了傷，路上被富農們包圍並且開了火呢。」

「唔，這是你以為要發生的，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我們並不是玩的呀！」

電話響了，列寧拿起聽筒。

「對不起，華西里同志……哈囉……哈囉……哈囉，雅可夫·米哈羅維支麼（註）……是的，自然，你

是對的，告訴他們說，波爾什維克是倔強的傢伙，我們準備嘗試一千次，如果還不成呢，還有一千零一次……還有一件事情——我要求你準備一個計劃，那就是所有無線電工程事業中心化的通告……什麼已經擬好了？」他笑了。「你曉得，雅可夫·米哈羅維支，你的『已經』快變成口頭禪了。好，謝謝你，多謝得很。」

列寧掛上電話筒，急速地寫些什麼。

「喂，華西里同志，你必需調用一些『赤卡』的同志幫你忙，你即組織一隊工人派遣支隊到鄉村去

（註）即斯韋特羅夫

……你以爲怎樣？」

沒有回答。

「華西里同志，」列寧吃驚地喊着。

華西里一動也不動，他的腦袋垂在胸前，他的臂膊無力地掛在身上。

列寧跳起來，一步跳到他前面。

「華西里同志……華西里同志，你怎樣了？」他搖搖他的肩膀，「上帝呵！這是什麼事情呵？」他跑到門前，把門打開。「有什麼人在這裏？」波比列夫同志——請醫生！跑去請個醫生，快，馬上把他帶回來！」

列寧把水傾在水杯裏，他不知道拿來怎麼辦，只好仍舊放在桌子上。他蹲在華西里前面，握着他的手。他非常煩惱，華西里的腦袋毫無生氣地垂着，他瘦削粗魯的臉孔變得非常蒼白。

波比列夫在走廊上走着，拉賓諾維支醫生幾乎跟不上，他們走進列寧的辦公室。

「康士坦丁·尼古拉葉維支，請到這裏來，」列寧招呼醫生。「你看他怎樣了！」

拉賓諾維支醫生掀起華西里的眼皮，又診視他的脈搏。

「不要緊，烏拉基米爾·依里奇，這是毫不可怕的，是一種典型的飢餓昏厥。」

「是麼？」列寧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然後停在華西里身旁說：「這個人，醫生，剛才帶給我們九十個車箱的穀米呢！」

華西里動了。

列寧俯身向着他。

「醫生，請問現在可以給他吃點東西麼？」

「可以的，熱茶好啦！」

「波比列夫同志，」列寧說：「馬上要杯熱茶來，盡力設法找一點兒糖。」

波比列夫退。

華西里打開了他的眼睛，向四邊迷惑地視望，列寧遞一片麵包給他。華西里接過來，餓鬼似的吃著。列寧轉過身去，掏出手帕。這時候，他看見一個速記員站在門口，他生氣地揮走她，速記員退。

華西里吃着麵包，雙手戰慄地捧着它。

波比列夫拿着一張電報紙跑進來。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他道，他的聲音因為過於激動而有點震慄了。「武拉夫耶夫暴動了，把戰線轉向我們了。」

列寧臉上神色不動，他伸出手來。

「給我看。」

他接過電報紙。

電話響了。

列寧拿起聽筒。

「哈囉，」敬了一會兒。「鐵籠栗斯卡亞什麼時候失陷的，什麼時候？」

華西里忘記了麵包，恐怖地看着依里奇。

「鐵雀栗斯卡亞。」

音樂。

大（波爾賽）劇場裏面，正上演「天鵝湖。」

紅軍士兵與工人中間雜有穿得很精緻的愛看舞劇的人們。第一號包廂坐着一些外交人員，其中一個英國大使。音樂。

包廂後部的布幕，康士坦丁諾夫，坐在大使下首，四面察看了一下，站起來，走到包廂後部，在那裏，一個男人靠牆站着，臉色非常蒼白，正在喘息着。

「你幹嗎呼吸得這樣急速？」康士坦丁諾夫輕蔑地查問他。

「我跑呀，我給釘梢呀。」

那個人，在康士坦丁諾夫耳邊低聲地說：

「沁比爾斯克攻陷了！」

「已經是舊聞啦！」康士坦丁諾夫生氣地說着，就走進包廂。他對大使耳語：

「沁比爾斯克已經從波爾什維克手中奪回來了。」

大使迅速地看了康士坦丁諾夫一眼，他把身子斜向着他。

耳語，
音樂，舞劇。

外交人員下首的一個包廂，有幾個水兵把一張破報紙鋪在紅色天鵝絨的欄柵上面。正在靜靜地吃着乾鮮魚，顯然他們是從火車直接來的，因為他們還背着來福槍和背囊。

舞劇。舞劇的衣服在搖蕩着，赤裸裸的白臂膊閃着。

大使和康士坦丁諾夫在外交人員包廂後部坐在一起，他們拿着觀劇望遠鏡，聚精會神地看戲。現在我們聽見他們的談話了。

「還需要些什麼呢，雷登先生？」大使問。

「對不住，我第三次提醒你，我並非雷登，我是康士坦丁諾夫。」

「好吧，那麼還需要什么呢，康士坦丁諾夫先生？」

「我們一定要買通一條進入克里姆林宮的路。」

「買通誰呢？」

「買通克里姆林宮的衛隊長……他就可以把城門打開。」

「派誰進去呢？」

「派軍官大隊……我們有三千人，幾天之後便要舉行一次檢閱了。」

「這個克里姆林宮衛隊長，他受了錢沒有？」

「他會受的。」

「你想給他多少？」

「如果你不反對，那就三百萬紙盧布。」

「也不算多。」

這一幕完了，幕落，最後的音樂，鼓掌。

外交人員站起來。

在下首的包廂裏，水兵們熱烈地鼓掌。

幕再開。站在那裏的不是舞女，而是一個男人，穿一件短皮外衣，卻被手榴彈的重量牽到向下墜，身邊

有一枝大號毛瑟槍，掌聲突然停止，穿皮外衣的男人舉起手來。

他用一種像雷樣的低音喊着：

「同志們！公民們！有兩個問題沒有放入節目單裏。頭一個依照葉加脫林堡工農兵蘇維埃的公布，前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已執行槍決，有人要發表意見沒有？」

一陣騷動。

「這個問題明白了。」觀眾席叫出這樣的話。

「還有別的動議沒有？」穿短皮外衣的男人問。

「把它存案。」包廂裏的一個水兵提議。

「有人動議把它存案，有反對的沒有通過？」

一陣騷動，觀眾站起來。

可是穿短皮外衣的男人重又舉起他的手來。

「第二個問題：有人勸議不准離開，無論誰人不許出外，我們立刻進行檢查證件。」
騷動更加厲害，第二件宣布的反應是很大的。

在外交人員包廂內，一個恐怖的臉孔由幕後出現，康士坦丁諾夫生氣地四圍察看，面孔不見了。

「這是誰？」大使問。

「我的人，他給釘住梢了。」

「噢，他可以跟我一塊兒走，你什麼時候去同克里姆林宮衛隊長談談呢？」

「這幾天吧。」

克里姆林宮警備司令辦公室。

康士坦丁諾夫和馬脫飛耶夫（衛隊長）進來。

一個紅軍士兵，穿一套僅僅在掛肩章的地方還保持着顏色的褪色制服，正在用一個木湯匙從他那食物罐子裏吃着湯。

康士坦丁諾夫在門口站着。

「請你離開一下，斯米諾夫。」馬脫飛耶夫說。「到那邊去吃吧。」

紅軍士兵站向來。

「司令同志，你的一份也在這兒呢。」

「留起來等一會兒我吃……請坐。」

紅軍士兵走了，康士坦丁諾夫坐下來。

馬脫飛耶夫把桌子上的麵包屑弄乾淨。

康士坦丁諾夫向着馬脫飛耶夫。

「喂，你決定了沒有？」

「我不曉得說什麼……」馬脫飛耶夫回答。

「我不喜歡你一開頭就說這樣的話。」康士坦丁諾夫說。

「是呵，也許結尾會好一點的吧。」馬脫飛耶夫天真地笑着回答。

「什麼東西使你躊躇呢？」

「你知道……」馬脫飛耶夫說：「讓我們坦白點吧。我的工作滿好的，的確，食物並不怎樣貴。」

「够了？」

「還有，我生活得並不壞，光榮，尊敬……我們的——這是說，波爾什維克——已經支持了一年，也許

他們會繼續下去的。」

「說下去吧。」康士坦丁諾夫給馬脫飛耶夫的天真激怒了。

「你的政府呢？是怎麼樣的一個政府呵？」馬脫飛耶夫繼續說：「我的意思是，可靠到怎樣程度？而我

懸崖勒馬之後有什麼好做呢？」

「你知道前線的形勢麼？」康士坦丁諾夫尖銳的問道。

「一點點。」

「如果你知道，那麼你一定明白波爾什維克無論如何不能夠支持下去了。」

「這是真的。」馬脫飛耶夫嘆了一口氣，「似乎他們不能夠了。」

「我們將來給你的事情，不會更壞的。至少，飯總會吃得好些。此外，衛隊長先生，等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們不要你行的，當心，要不然你會變成失敗者的。」

「幹嗎這樣就生氣了？」馬脫飛耶夫安慰他說：「我只不過覺得頗有趣罷了，比方說，知道支持你們的是什麼黨派，或者也許是什麼國家，那倒是怪有趣的。」

「你收了錢，打個收據，而且開始爲我們工作——那麼慢慢的你就會知道一切了。」

「是的，那麼你給我多少錢呢？」

「你說吧。」

「對不起，我出貨物——你出錢呵。」

「我們不是在百貨商店裏哩，衛隊長先生。」

「是的。可是我對於這些事情沒有多大經驗，你是知道這些東西值多少錢的。顯然這對於你經已不是頭一次啦……老實告訴我吧，我們的人有多少你已經——？」他做了一個手勢。

「你知道，衛隊長先生，你問得好，可是回答卻很壞，我開始討厭了。我問你說究竟要多少錢呀？」

馬脫飛耶夫驟然決定了，傾身過去，用一種冒險的低聲耳語着：

「二！」

「寫收據吧。」

馬脫飛耶夫撕了一張紙，坐下來寫收據。

「現在你可以拿一百萬盧布去，其餘一百萬等事情辦妥之後才給你。」康士坦丁士夫說。

「事情……」馬脫飛耶夫嘆了一口氣。「你和我做買賣呵。」

「衛隊長先生，我重複說一遍，我們不是在百貨商店裏！」

「好好……可是不要太高聲。」馬脫飛耶夫安慰他「請付款吧。」

康士坦丁諾夫由口袋裏掏出錢來。

列寧走過走廊，他看見一間空房子裏面有燈光，走進去，把燈熄了，又繼續在走廊上走。報務員的桌子，鍵子在格格作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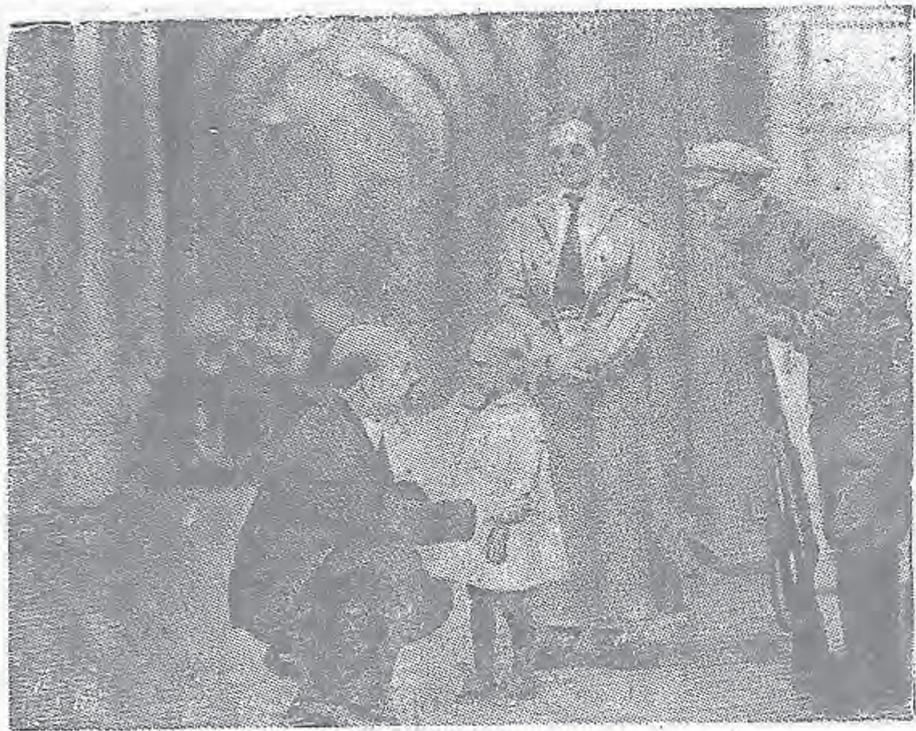
「前線有什麼報告沒有？」

把報告拿去。

一個孩子的哭聲。

李巴可華同志從列寧辦公室的隔隣屋子急急地出現。她的手拖着一個衣服襤褸頭髮蓬鬆的小女孩。

「同志，這算什麼話？」李巴可華對守衛兵問道，她是激動着而且生氣了。「她是那裏來的？她怎麼會到這裏來？她一直偷進辦公室！這還不止呢！她在烏拉基米爾·依里奇的書桌那裏偷了一些糖，這簡直是



「?字名麼什叫你！子孩」

混蛋！」

李巴可華把小女孩的臂膊用力一拉拉，到她痛起來了，哭聲。

「讓她去吧。」列寧出人意料地走近他們，突然地說。「這個女孩子是誰？」

「列寧同志，這是一個孤兒。」衛兵回答。列寧牽着她的手。

「跟我來，我給你一點糖。」

那個女孩立刻不哭了，服貼地跟着列寧。列寧把她帶進他的辦公室，開了書桌的抽屜，把些糖給她。

「如果你願意，留在這裏跟我在一起，我們做工作，——你就畫圖畫，就讀書。」

依里奇給她一些紙，一枝鉛筆，卻把自己埋在前線的報告裏。

列寧在書桌上的地圖和掛在牆壁上的地圖上插些小旗，照報告把前線的進退記錄

下來。

他問那個女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娜她莎。」

娜她莎一邊忙着畫圖，一邊就在地板上坐下來。

「這名字好聽得很。」

列寧按鈴。

波比列夫進來。

「波比列夫同志，十點鐘給我搭直通線到察里城斯大林那裏。十點半，搭北部前線。十一點，搭東部前線。今日必須和法龍慈見面，遲一點也不要緊的。」

「好的，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女孩子吃着糖，繼續畫圖畫。她忙極了。

依里奇重又埋頭看報告。

「爲什麼你媽媽不替你補衣服呀？」他問。

「我沒有一個媽媽，他們都餓死了，我是個孤兒了。」

依里奇繼續寫了一會兒，然後突然把紙張擱在一旁，站起身，走到女孩子身邊，把她抱起來。他注視着她的眼睛，然後又把她放在地上。

依里奇急速地用腳尖在房間裏躡來躡去，一次，兩次，他停在書桌前面，拿起了電話。



列 甯 和 女 孩

「二三〇八七……是教育人民委員麼？克魯柏斯卡雅同志開完會沒有請她聽電話……娜第亞，你能够告訴我那一個工人可以接養一個孩子的嗎？基爾也許要吧？還是安娜·依里尼希娜？請馬上找我，越快越好。」

依里奇掛上聽筒，拿起另外一個。

「菲立·愛德蒙多維支，有幾個操縱穀米的抓來了，必須立刻把他們槍決，並通告全體民衆，以後凡有操縱份子，一律當作飢饉組織者來槍斃。」

他掛上聽筒，又把它拿起來。

「還有一句話，你以為『赤卡』能兼顧兒童的事情麼？我們必須立刻用盡各種方法去搶救兒童……什麼好極了！我知道你對孩子們是很軟心腸的……那麼從今以後『赤卡』兼顧兒童吧。」

「赤卡」特曹爾青斯基的辦公室。

特曹爾青斯基（打電話）「好的，烏拉基米爾·依里奇。」（他靜聽）「謝謝你，我覺得妥當極了。由捷克前線來的麼？」（當心聽）「是的……消息很壞。」

書記把門打開。

「菲立·愛德蒙多維支·克里姆林宮衛隊長來了。」

「請他進來……好的，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晚安。」

馬脫飛耶夫進來，他手裏拿着一個大信封。

特曹爾青斯基站起來迎他。

「你好呀！馬脫飛耶夫同志，請坐請坐。」他說，然後對書記說：「你可以出去了。」又對馬脫飛耶夫說：「對不起。」他拿起電話筒來，「第四號……我是特曹爾青斯基……必須找够十間孤兒院用的房子……不，這是不能再等的……什麼？你在什麼地方學會了這一套官僚習慣？人家會以為你曾經做過沙皇的部長，而不是鐵匠哩……你說什麼？不關我們的事？所有蘇維埃政府需要的東西都和『赤卡』有關，限你明天辦妥。傢私可以到布爾喬亞的大廈裏去拿，記牢要把它消毒才好——鬼曉得有什麼野孩子在床上睡過的呢。」（他掛起聽筒。）

「我聽了，你說吧，馬脫飛耶夫同志！」

馬脫飛耶夫脫了便帽，揩了揩他的額頭，把信封放在桌子上。

「這是一百萬。」

「他真的來過麼？」

「他來過的。」

特曹爾青斯基按鈴，書記進來，手裏拿着一張紙。

特曹爾青斯基：「我不按鈴，你別進來，也不要讓誰進來，你手裏的是什麼？」書記把紙頭放在桌子上，「得啦，我會簽字的，你等一下來拿吧！」

書記走了，特曹爾青斯基走過去想把紙頭放在一旁，可是上面有些什麼捉住他的眼睛。

特曹爾青斯基讀着，生氣得臉孔也發青了，拿起電話筒。

「三十二號。」他對馬脫飛耶夫說：「對不起請你等一等。」打電話：「我是特曹爾青斯基，你怎樣了？你是否出自真心？你呈給我的是什麼？」他聽着：「你有什麼背景說完了？你在那樣的立場上就提議槍斃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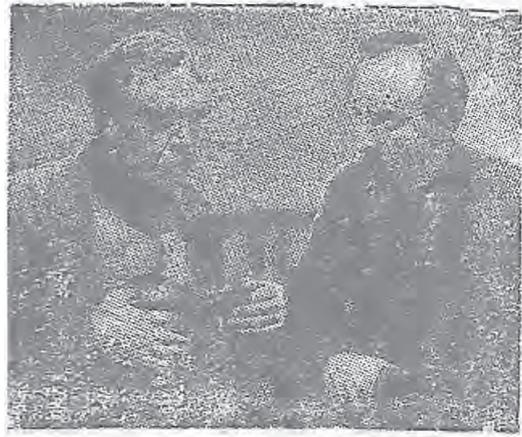
我們看見另外一個電話：「赤卡」幹事辛佐夫在講話。

「菲立·愛德蒙多維支。」他說：「要什麼立場呢？槍斃他，就幹掉算了。他是敵人，我從骨髓裏就覺得他是敵人。」

「你的骨髓！」特曹爾青斯基回答：「你到彼得羅夫那裏，告訴他我將你關三天。」他聽着，做了個鬼臉，「下次要用你的腦袋想東西，不要再用骨髓了，再見。」特曹爾青斯基把辦公室的門上了鎖。

他回到他的地位坐下。

「現在告訴我吧。」



特曹爾青斯基和馬脫飛耶夫

「一點鐘之前他到我的辦公室來。」馬脫飛耶夫開始說。

「他自己喚作什麼名字？」

「康士坦丁諾夫。」

特曹爾青斯基凝神想了一會兒。

「說下去吧。」

「這一次他就更堅決了，要我去收買衛兵在約好的夜裏把克里姆林宮大門打開，放一些部隊進來。」

「還有呢？」

「沒有別的了，爲了這付給我現金一百萬——這就是了——

其餘一百萬則等到事情辦妥之後才支付。」

「多豐富呀！那你怎麼辦？」

「就像我們決定的那樣啦！」

「你有從他那裏得到什麼額外情報嗎？」

「不管我怎樣東拉西扯——一點東西也得不到，他只是開始懷疑我了，他是很狡猾的。」

我恐怕事情還不限於克里姆林宮開門呢。」特曹爾青斯基說：「你和這個康士坦丁諾夫決定怎樣做呢？」

「三十日五點鐘我去馬來亞。勃朗娜亞二號第十三號公寓，穿過空地才見門口，是約定在二樓的。」

「特曹爾青斯基把它記錄下來。」

「三十日五點鐘你去吧。」他說：「我派一支隊去，我們派華西里率領這支隊。」

「他來了麼？」馬脫飛耶夫快活起來。

電話又響了。

「是的，我就是特曹爾青斯基……絕對是，把他抓着，辦一張拘捕票。什麼？你不知道他的名字麼？算吧，你只要寫『茲拘捕殺害兒童之男子。』你送來，我就簽字。」

他掛上電話筒，對馬脫飛耶夫說：「先同華西里商量好，可是馬脫飛耶夫同志，你要記得，我們至今還不會完全知道整個事件；也許比我們所料的還要廣泛得多，不要在時機未熟之前就嚇怕他們。」

「我明白的。」

「要冷靜……還要做作得自然。」特曹爾青斯基說。

「我扮演着一個傻子，菲立·愛德蒙多維支，而且是多麼貪婪呵！」

「不會太多吧？」

「一定不會的，菲立·愛德蒙多維支！」

「這好極了，好，再見。」

特曹爾青斯基開了門鎖，送馬脫飛耶夫出去，回到書桌來，按鈴，翻日曆，書記進來。

「請各部主任進來，全體。」

特爾斯斯基揭起日曆這一頁：「八月三十日星期五。」他在上面記了一下。

黃昏，尼揭斯基大道。

不斷有士兵的流在流着。

手風琴，唱歌。

士兵是從斯脫拉斯特那亞廣場來的。

一堆穿平民衣服的人毫不關心地在談話。

在這一堆裏有一個穿得很像工人的。

在他旁邊站着康士坦丁諾夫。

「前面這個是誰呢？」這個「工人」問。

一個惹人注目的小販，帶一頂草帽，打個領結像蝴蝶一樣，走過來故意地嗅着一朵花。

「這是營長，亞里斯托夫中校。」康士坦丁諾夫說。

士兵們二三成羣恰如假日一樣，他們都打開了大衣，在他們胸前右邊有一支小箭做裝飾，他們都向

着一個方向走着。

「這是最最好的一營了，」康士坦丁諾夫說：「完全是是軍官編成的，看！士兵們走過。」

「第二團過完了。」康士坦丁諾夫解釋。「團長是沙卡羅夫上校，第一營營長是古拉貝上尉。」
一個鐵道工程師和一個看起來頗為穩穩的商人挽着臂走過這一堆，他們手裏都拿着一朵花，兩個人嗅着花。

接着有更多的士兵走過。

一個穿皮短外衣的人走近這一堆。

「對不起，你們在看什麼呢，公民們？」

他們都不作聲。康士坦丁諾夫假裝燃香煙，轉過身輕輕對那「工人」說：

「好像是一個『赤卡』。」

「是不是有什麼意外的事情？」那個穿皮短外衣的人繼續說。

「你幹嗎找我們麻煩。」康士坦丁諾夫粗魯地回答：「滾你的吧。」

「我沒有什麼意思……只是這兒好像有很多兵……」

「你從來沒有看見過兵士麼？去多看一會吧。」

「對不起。」

那個人走開。

「沒有什麼的。」那個「工人」看着他走了，說道。

「決定什麼時候開會？」那個「工人」問。

「三十日五點鐘。」

八月三十日。

列寧寓所的走廊，一行各種各式的靠椅，旁邊站人民委員會的庶務。

列寧進來，站住。

「這是什麼？」

「這是給你的辦公室的，烏拉基米爾·依里奇，請你選擇一下。」

依里奇側起頭來，他的雙手都插在褲袋里面。他前面有一張椅子，靠手上面刻着獅子。

「唔……恐怕到人民委員會來的工人農人，都會被這樣的野獸嚇跑的。」他笑着說：「告訴我，能不能設法找一張普通人的椅子，光是四條腿一個靠背就行了。可以麼？好，那麼就給我拿一張來吧！」

列寧走進灶間，葉夫多嬌·依凡諾夫娜在灶間吵着。

列寧問：「葉夫多嬌·依凡諾夫娜我等着的那一個從烏拉爾來的同志來了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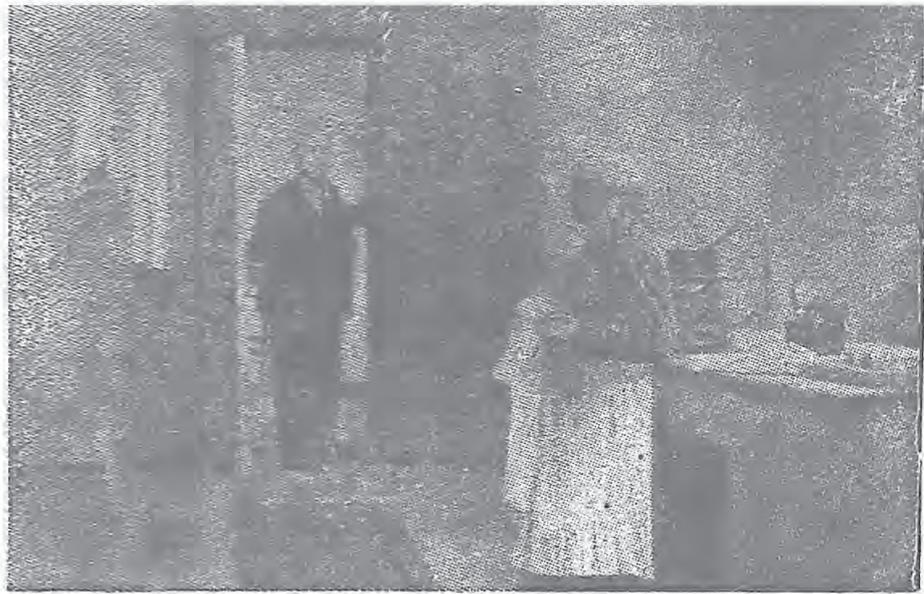
一個男人坐在角落裏，聽見「烏拉基米爾·依里奇」的時候，站了起來。他是一個農人，穿一對草鞋，一件大麻的襯衣，一件軍服，可是沒是皮帶。

列寧瞧見他。

「你是來看看我的麼？同志？」

「看你的，看你老爺的，列寧同志。」那個農人詭媚地回答。

「是個同鄉。」葉夫多嬌·依凡諾夫娜喃喃地說，懷疑地看着那農人。「我們已經沒有見面二十年



『？有沒了來志同的着等我，嬌多夫葉』

了。他硬要追我給他介紹列寧，回答他『不』呢。他又
不肯。」

「同鄉？那麼他是譚波夫區的了？坐下吧。同志，你
那裏情形怎樣了？」

「他們怎麼成呵。列寧同志！所以我才來找你，向
你學真理，種田人的真理。」

「種田人的真理？另外有一種叫做種田人的真
理麼？」

「好像是有的。」

「種田人歸種田人，工人歸工人麼？那倒有趣得
很！」

「你說完吧，列寧同志？種田人是否站在蘇維埃
權力這一邊呢？的確，蘇維埃權力說：『結束戰
爭，』種田人就把他們的刺刀插在地下，是不是這樣
的？」

「是的，繼續說吧。」

「蘇維埃權力說：『沒收地主的土地。』種田人

就把它拿走。對麼？」

「對的。」

「種田人於是在地主的土地上收割穀米……結果呢？工人支隊來了，穀米呢——呸……所以，似乎工人的真理歸工人的真理，種田人的真理歸種田人的真理。」

列寧以迅速而注視的目光，釘住這個「老鄉。」

「你給拿走了多少穀米呢？」

「噢，這倒不是說我自己。」

「可是你個人有多少穀米？」列寧追問。

「我所有那麼多都完了，可是我們不要老是說我呀。」那農人遁辭了，眼光射在旁邊。

「那麼你這次來不是爲你個人啦！有人要你來的啦！」

「什麼命令倒沒有的，但是確實有些人希望我跑一趟。」

「呵——那就明白得很了，可是你還沒有把你所想的一切都說出來，對不對？」

那個「老鄉」一聲不響地用眼角偷看着葉夫多嬌·衣凡諾夫娜。

「葉夫多嬌雅·衣凡諾夫娜，」列寧對她說：「對不起，請你走出去一會兒好不好？」

「我灶上還有牛乳哩，烏拉基米爾·依里奇。」葉夫多嬌·衣凡諾夫娜抱怨地說。

「行的，我來弄吧！」

列寧陪葉夫多嬌，依凡諾夫娜到門口，關了門，然後重新回到「老鄉」這邊來。

走廊上葉夫多嬌·依凡諾夫娜喊了波比列夫來，很激動地指着列寧辦公室的門口。

那「老鄉」一聲不響看着列寧一會兒，然後忽地轉了他的態度說：

「好，不錯……」他站起來，向著桌子走過去，拿起一片麵包來。「你吃麵包……可是種麥的是誰呢？是種田人。用血汗澆水的是誰呢？是種田人。割稻，打穀，背負的又是誰呢？也是種田人！」

列寧沉着地打斷他的話：

「世界上沒有什麼種田人。你是很曉得的，只有貧農，中農和富農。」說到「富農」這個字，列寧用手指把那個「老鄉」點了一下。「這對不對？」

那「老鄉」怔住了一會兒。

「不，這是不對的！世界上做得好的，才是能幹的農民……還有呢，就是游手好閒的懶鬼！」

「懶鬼——就是貧農吧？」

「依你的說法是貧農，依我們的說法是懶鬼！」

「依你的說法是『能够做工的人』，依我們的說法是富農，是剝削鄉村的寄生蟲，是要攪翻蘇維埃權力的東西，是要推翻工人和貧農的權力的東西。可是你們——這些富農——是不會成功的。」

「那麼看，列寧公民。俄羅斯是一個種田人的國土！不要城市我們也成的。如果你們不給我們棉布，那我們就穿手機織的布。不給我們皮鞋，那我們就穿草鞋！可是如果種田人不種稻呢……」

「那你想用飢荒來打敗我們麼？」

「城市自己就會死亡！」那個「老鄉」無恥地恐嚇着，他看不見斯韋特羅夫和波比列夫在他們談



話的時候已經進來，站在門口。

「你繪了一幅悲慘的圖畫呀！」列寧假裝恐怖得很地說：「我的頭髮都倒豎了！那麼你是來跟我們宣戰嗎？」

「你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你知道得更清楚的。」

「好。」列寧說：「你記牢，並且轉告打發你來的那一夥人：『蘇維埃權力穩固得很，工人和農民建立這個權力並非想它一年十年就完了的！是沒有法子可以回轉頭去的，連一個人也回不轉去的！你們富農存在一天，你們就得把穀米給我們，要是你們不給呢——那我們就用武力來拿。要是你們開仗呢，那我們就把你們殲滅，這就是全部真理，這就是工人農民的真理。』」

「我們會記住的……老爺。」那個富農輕輕地恐怖地說，他把那樺樹皮製成的行囊背上肩膊。

列寧微笑着。

「好的，我們自有辦法。波比列夫同志，把他帶出去。」

那個富農嚇呆了，團團亂轉。只在這時候他才發見屋子裏還有別人。他拿起手杖和衣帽，他裝成很屈服的樣子，深深地向列寧鞠躬。

「我們請求你寬恕。」

「再見。」

「去吧！」波比列夫說。

列寧急急地向斯韋特羅夫走過去。

「你聽見沒有？」他激動得精神奕奕地說。

「他是怎樣到這裏來的呢？」斯韋特羅夫問。

「是一個富農，他到這裏來要和我們坦白的細談哩。從國土的形勢和事態的發展來說，難道蘇維埃權力會向他們退讓麼？這倒是一個怪有趣的現象哩。」

「他居然公開恐嚇呢。」斯韋特羅夫說。

「是呵。要注意，這些口號全是社會革命黨的：什麼貧農是游手好閒的懶鬼啦，什麼俄羅斯是種田人的國土啦……」

「鄉村沒有城市也行的。」斯韋特羅夫加上說：「多熟悉的句語呵！」

「是呀，是呀！最後，還有農民是一體的。他不過是穿起各種衣裳的卡姆可夫（註）而已……雅可夫·米哈羅維支，你懂得養牛乳麼？你看這牛乳開了沒有？」

斯韋特羅夫走過去，向水壺中看了一眼。

「別忙，我來做你的顧問吧，我倒忘了我是一個大廚師哩，還早得很哩。」

（註）「左翼」社會革命黨領袖

「我們太輾弱了，」列寧說：「我們的權力有時不像鉄，倒像牛乳，獨裁——這是一個偉大的名詞呵，而我們已經把它喊出來了！」

「我以為我們對社會革命黨太講究禮儀了！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對的！最後分析起來，這個就是他們的代表，他們在鄉村的代理人雅可夫·米哈羅維支，來呀！」斯韋特羅夫走過去，他們兩個很小心地察看牛乳。

「不，」斯韋特羅夫說：「時候還不夠呢。」

「一個富農而沒有一個炸彈或者一枝手槍，那是很不多見的，他們快開始向我們轟擊的了……有氣泡了？有氣泡就成了麼？」

「有氣泡也不關事的。」斯韋特羅夫確信地說：「你信我的經驗吧。」

他們兩個都轉開去了，就在這會兒他們背後吱吱作響，並且有一股白煙噴將出來。牛乳流在爐上，發煙，燃燒了。

斯韋特羅夫搶過牛乳來，用一塊布撲打着爐火，手忙腳亂。

依里奇大笑，他笑得很利害，揩着眼睛流下來的淚水，然後突然停了笑聲。

廚房門口特曹爾青斯基站在那兒，他臉色很蒼白。列寧急急地向着他走過去。

「我馬上要到彼得格勒去。」特曹爾青斯基說。

「發生了什麼事情？」

「郎利茨基被刺了。」

鄉下一間小別墅。

盧特可夫斯基進門，他忽忽的走上露台（Porch）走進一間房子裏。

屋子裏有三個人：諾維可夫、梭可林斯基以及縮在一個角落裏的工人彼得羅夫。

「郎利茨基被刺了。」盧特可夫斯基告訴他們。

「我們已經曉得了。」諾維可夫說。

盧特可夫斯基向着彼得羅夫走過去。

「什麼事情！你幹嗎停了手呀？」

彼得羅夫不響。

梭可林斯基也走過彼得羅夫這邊來。

「彼得羅夫說呀。」

彼得羅夫不響，盧特可夫斯基坐在彼得羅夫旁邊。

「你會去開會沒有？」盧特可夫斯基問他。「爲什麼你不執行這恐怖黨的行動？」

彼得羅夫不響。諾維可夫向他走過來。

「問你呀，彼得羅夫。」

「我不能……我起先從沒見過他，他個子並不高……一件舊大衣，他正開始演說……每一個字都

清清楚楚的……他說著工人的事情……他把我的生活舉出來做例子，每一個字都是真確的，我不能開槍……」

盧特可夫斯基很要好地把他的手放在彼得羅夫的肩膊：「到露台去，彼得羅夫……休息一下。」

彼得羅夫站起來。

「……他是爲着工們人的……」

「去吧，彼得羅夫，出去呀！」

彼得羅夫出去了。

盧特可夫斯基急急地團團亂轉。

「他是危險份子，梭可林斯基，你把他幹掉吧。」

「現在？」

「對，可是別在這裏。把他帶到遠一點。」

梭可林斯基走了。

盧特可夫斯基在屋子裏踱來踱去。

「我告訴你，用一個工人來行刺列寧，那簡直是蠢極了。」

「但是這可能發生全世界性效果的呀！」

「全世界性的效果，傻瓜！你這樣就只會把事情弄糟了，還有那一個？」

「那麼卡普蘭吧？」

「我們還只剩下三個鐘頭啦，我還要到總部去走一遭。」

「你真的知道他今天一定會去演講的麼？」

盧特可夫斯基彎腰向着諾維可夫。「我親身聽布哈林說的，他非常神經質，希望我們即刻做。列寧今天將會去開會的。卡普蘭在這裏嗎？」

「在的。」

根香煙。一間密不通風的小房間，滿地都是香煙屁股。芬尼·卡普蘭躺在床上，兩隻手墊在頭下，嘴裏啣着一

盧特可夫斯基和諾維可夫進來。卡普蘭連看也不看一下，她繼續抽煙。

「芬尼·卡普蘭！」盧特可夫斯基喚她。

「噯……」卡普蘭沙聲地回答。

「已經決定了。」

卡普蘭不作聲。

「選定你。」

「什麼時候？」

「今天。」

卡普蘭不作聲，她繼續抽煙。

「起來！」盧特可夫斯基尖聲地說。

看也不看盧特可夫斯基一眼，卡普蘭就在床上坐起來了，她從小桌子上拿了一瓶藥水，把藥水傾在一個杯裏。

「芬尼·卡普蘭，你的日子到了。你活了二十八年，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你。明天你的名字將會為歷史增光了。」卡普蘭繼續量着藥的份量。「你的名字將會傳遍世界！芬尼·卡普蘭，人人都知道這個名字。芬尼·卡普蘭，一個這樣的婦人！一個舉起手來反抗威脅全世界的，反抗列寧的婦人！」

卡普蘭喝着藥水，做個鬼臉。

「閉上你的嘴罷！」她敬司特里地嚷着。「把手槍給我。」

諾維可夫把手槍遞給她，開了槍膛把她看。

「頭三顆子彈裝好了，看都塗上了居麗爾（註）毒藥的了。」

在這當兒遠遠朦朧地傳來兩聲槍響，卡普蘭發着抖，盧特可夫斯基慌張地四邊察看，諾維可夫走到窗前。

「這一定是梭可林斯基開的槍。」

「我已經叫他別在這裏幹，真是蠢豬！」

遠遠又一聲槍響。

（註）Curar poison... 南美土人塗在箭上射殺動物的毒藥，受毒者的運動神經麻痺，終於窒

息而死。

——譯者

馬來亞·勃朗娜雅大道的一座房子。

從頂樓的窗戶可以看見一間兩層房子前面的空地。

在這一座可以瞧見空地的頂樓中，有着華西里，馬脫飛耶夫和『赤卡』同志們。機關槍已經安好了。

「記牢，華西里。」馬脫飛耶夫說：「如果我出不來的話，就開槍爲號。一聽見槍聲，立刻動手！」

「得啦，得啦，去吧，是時候了。」

馬脫飛耶夫彎起身從下面的門走出去。

華西里從窗口一直望着他。

馬脫飛耶夫穿過空地，穿過大街，消失在一個門廊裏了。

敲着這大廳的門。

門開了。

「雅洛斯拉夫爾。」馬脫飛耶夫說。

「李賓斯克，進來。」

在餐室的門口，康士坦丁諾夫迎着馬脫飛耶夫。

「我們正在等着你哩。」

他引他到餐室裏，這裏大約有二十多個人，幾個穿便服的軍官，他們都轉過身來，看那站在門口，穿着

他們那麼憎惡的短皮外衣的人。

「你們好呀，公民們！」馬脫飛耶夫說。

「這是克里姆林宮衛隊長馬脫飛耶夫。」康士坦丁諾夫介紹說。

馬脫飛耶夫很合適地把脚撞碰了一下。

「久仰久仰。」

他開始逐一寒暄，逐一握手，而且細看各人的面孔。

盧特可夫斯基走過空地直入門廊。

華西里看見盧特可夫斯基進去之後，便發命令：「包圍！」

一個工人從頂樓跑下來傳達命令。

「赤卡」同志們爬過竹籬笆，跑過這空地，把這叛徒的總機關包圍着了。

馬脫飛耶夫在餐室裏的叛徒中間。

康士坦丁諾夫說着話：

「……我們今晚就發動，不要什麼特別信號了。部隊必須在一點三十分以前集合。大家聽清楚任務沒有？」

沒有聲響。

「各指揮官有什麼問題……請大家校對時錶：現在是五點二十七分。」
大家校正時錶。

「警備司令先生。」康士坦丁諾夫對馬脫飛耶夫說：「上午兩句鐘你就把克里姆林宮的大門打開。」

「是的，先生！」

盧特可夫斯基靜靜的進來，在馬脫飛耶夫背後的門口站著。

「我警告大家，各位先生。」康士坦丁諾夫繼續說：「第一，與社會革命黨一起，「左翼」共產黨員布哈林和皮亞他可夫將參加政府。我們這一邊還加上托洛茨基，齊諾耶夫和卡敏尼夫。」

馬脫飛耶夫臉色發青。

「記牢，各位先生，我們一定要堅決行動，目前是最方便的時候。特曹爾青斯基不在這兒，他是在彼得格勒偵查鄔里茨基暗殺案。」

「他還沒有到達彼得格勒呢。」一個人插嘴。

「他到達的時候，」康士坦丁諾夫繼續着：「他立刻就會趕回來的，因為下半點鐘列寧就被刺了。」
臉孔像死人一樣的蒼白，馬脫飛耶夫跳起來，走到門口。

盧特可夫斯基阻着去路。

「那兒去？」
歇了一會。

「我忘記了把克里姆林守衛圖帶來。」馬脫飛耶夫說：「我立刻去拿。」

盧特可夫斯基一下抓着他的臂膊，馬脫飛耶夫把他推開，從皮套裏拔出手槍來，可是他來不及開槍。康士坦丁諾夫和盧特可夫斯基繳了他的械。

軍官們都跳起來，他們抓着自己的槍。

「別開槍！」康士坦丁諾夫嚷着：「別開槍！把他吊起來！」

馬脫飛耶夫在軍官手中苦鬥。

「我要你們開槍！」馬脫飛耶夫力竭聲嘶地說：「開槍！他掙脫了，走到窗口。」

開槍。

「華西里，」馬脫飛耶夫大叫着，便從窗口跳出去了。

「上前！」華西里下令。

一隊「赤卡」同志們洶湧而入。

機關槍向窗內開火。
開火。

馬脫飛耶夫躺在街上。

「赤卡」同志們襲擊這座房子。開火，手榴彈爆炸。華西里俯身向着馬脫飛耶夫。馬脫飛耶夫打開眼睛，想說話。華西里把他扶起，幫他舉起頭來。

「說吧，說吧，我會明白的。」

馬脫飛耶夫張開口來呼吸空氣。

「……救……依里奇……去……立刻……」

華西里明白一切。

「貝林諾夫，」他嚷着：「你來發命令！」

「噢！貝林諾夫的答話從交火聲中傳過來。」

「嘩，來個人，」華西里嚷着，依然抱着馬脫飛耶夫。「辛佐夫！」

「赤卡」同志辛佐夫跑過來。

「辛佐夫，把他扶到安全地點，給他紮好綑帶。」

華西里小心地把馬脫飛耶夫放在辛佐夫的臂彎裏，便用最高速度跑掉了。辛佐夫扶起馬脫飛耶夫，然後把他拖過一旁。

馬脫飛耶夫綑在石路上，他的腦袋在辛佐夫懷抱裏，他再沒有力量把眼睛張開了，這眼睛給鮮血蓋住了。

「托洛茨基……！布哈林……！賣國賊……！通知中央委員會……！」

用最後的力量來支持他將逝的生命，他在辛佐夫耳邊細聲地說：「告訴菲立……！」

「靜一點……！別響……！別響……！」辛佐夫說，他猛擊了馬脫飛耶夫的頭部，另一隻手抽出手槍來。

他急急地向四邊張望。

街道是空的，突然辛佐夫把手槍對準那垂死的人的太陽穴，然後扳槍機。開火。「赤卡」同志們襲擊這個總機關。

康士坦丁諾夫跳過籬笆。

他跑，他轉到角落來，卻碰見了辛佐夫，他詫異地停了下來。

辛佐夫靜靜地用手做個記號：跑吧，快逃！

康士坦丁諾夫立刻走了。

辛佐夫把手槍插回皮套，他把衣袖揩去制服上那被殺者的鮮血。

馬脫飛耶夫的屍身躺在石道上面。

四周張望過之後，辛佐夫跑了。

克里姆林宮的廣場。

依里奇在門廊中出現，向著一輛汽車走過去。他忽忽的走着，他的腦袋向前傾着，他的臉孔非常嚴肅。

布哈林走過來。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多恐怖呀！鄔列茨基的死……」

依里奇突然止步。

「你是不能辭其咎的，他的死你也有罪！」

布哈林的眼睛裏閃現出死人一般的恐怖，可是他馬上故作鎮定。

「對不起，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怎麼我也有罪呢？」

「我們每一個軟弱份子，我們中間每一個腐化份子，立刻被敵人利用來打擊我們，這不是很清楚麼？你所做的唯一的事情，便是使黨腐化，使黨分裂，你用這個來削弱我們的力量……」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布哈林想打斷他的話。

「你反對不列斯德和約的鬥爭，已經使我們許多人犧牲了。」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我們不再信任你的『左派』，不再把你的態度作政治的評價，難道現在還不是時候麼？」

列寧正對着他的面前站着，正視着他的眼睛。

「我個人不再信任你，布哈林，難道現在還不是時候麼？」

布哈林做了一個想擁抱列寧的姿勢。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別再說它了，別這樣激動呵！這對你是不大好的……而這樣一來你就不會曉得我為什麼來看你。聽我說：我已經和許多同志討論過，我們同意了講和，同意了放棄所有的派系活動，同意和整個中央委員會一同攜手工作。」

列寧把眼睛縮得小小的，直射着他。

「噢，這樣麼？」

「我向你發誓，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我已經想過許多了，我一切都明白了，這是最後的了！這是我的手！」

列寧並不握他的手。

「要是真的呢，我倒高興的。」

「那麼這就沒有事情了，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沒有事情了！」

布哈林擁抱列寧，吻他。

列寧向着汽車走過去。

「基爾同志，到密車爾遜工廠去。」

「我還以為你要到列科多瓦騎術學校去呢。」布哈林在這次「議和」之後微笑地說。

「不，我是到密車爾遜工廠去的。」

列寧關上汽車門。

華西里，在大街上飛跑，連氣也接不過來，一輛汽車向着他駛過來。

華西里攔住去路，把牠止住了，裏面坐着一個外國人。

「滾出去。」華西里命令說。「滾出去。」他兇暴地連聲嚷着。

他把那外國人推出車子，佔了他的位置。

「到克里姆林宮去。」

布哈林依然站在依里奇離開他的那個地方。

華西里在車裏跳起身。

「依里奇！他嚇着。」

布哈林給嚇了一跳，轉過身來。

「什麼事情？」

「依里奇在什麼地方。」

「他去開會去了。」

「到那兒去？」

「我想……」他停了一下子，可是別人幾乎覺察不出來：「對了，對了，是到列科多瓦騎術學校去的。」

汽車飛駛出了克里姆林宮的大門。

密車爾遜工廠。

暴風雨般的鼓掌。

工廠中的一個工場裏滿是人，幾乎裝也裝不下了。人們坐在小檯上，坐在長桌子上，或者站在側廊上。依里奇是在講壇上，他用手勢想叫大家靜下來。

鼓掌終於停止了。

列寧說：

「蘇維埃俄羅斯是被敵人包圍着，反革命的暴動像火焰般從俄羅斯這邊到那邊爆發了。這些暴動是由各國帝國主義的金錢所支持的，這些暴動是由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所組織的。帝國主義野獸們想趁着共和國正在年青和脆弱的時候，乘機把牠的靈魂打碎。富農的暴動，捷克俘虜的叛變，英國人在慕爾曼斯克的進攻，社會革命黨的暴動，哥薩克白軍的進攻，所有這些從北面，東面和南面壓迫我們的戰線，都不過是一個反蘇俄的戰爭。由於這些嚴重的創傷，我們是在流着我們的鮮血……」

他的演講有聲有色地，有力而清澈地流出來。他是坦白的，充滿着不可戰勝的勇氣，而且那用之不竭的力量是很堅強的。幾千雙眼睛，追隨着他每一個富於表現力的姿勢，驚羨着他這可愛的容貌，幾千隻耳朵聽取了他那親切的聲音，這傳遍世界的聲音。真理深入所有的人們，所有的臉孔灼熱，所有的眼睛閃着光彩。列寧是不能說冷血的話的，他也不能夠給人們毫無關心地聽聽的。

工場的一角有一個圓肩膊的男人，神經非常不自然。他急急寫了一張紙條，把它拋在聽衆中間。字條一個傳一個，一直傳到講壇。

「……我們是活在聞所未聞的艱苦裏，」依里奇繼續着：「我們是在飢荒當中，我們給截斷了石油的供給，煤的供給……」

一個女人的聲音：「穀米也沒有了，搶救支隊都拿走了，我有一個親戚……」

「靜一點……喂，別響……靜一點，你。」

「同志，關於穀米的問題……我回頭再回答你……同志們保持權力比較奪取權力真是困難得多。呵！革命是不斷的在前進，不斷的在發展，生長，我們的鬭爭也跟它一起發展和生長。賦給我們的任務越變

得複雜和艱巨，鬪爭就越會複雜和嚴肅！」

這時候字條傳到依里奇了。他一邊繼續演說，一邊打開了字條。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程，是一個最複雜最艱苦的鬪爭。我們的革命叫帝國主義者都發抖了……」

依里奇看那字條。

「同志們，關於這一點是很要緊的。我收到一張字條。」他把字條舉得高高。「聽着，看上面寫些什麼話……」「無論如何你們決不能保持這權力的，你們的皮將剝下來做鼓打。」

嘩然，憤激的叫聲。

「靜一點，同志們。」依里奇說：「我看這不會是一個工人手寫的，我懷疑這位寫的人有沒有胆子走上來。」

嘩然，叫喊聲：「有種的上來！」

列寧舉起他的手。

「我不相信他敢上來，同志們！」大笑。

「一個革命正在進行着的時候，」列寧說：「一個整個的階級正在死亡的時候，這不能像一個人死去了，你能够把他的屍體搬走。舊社會死去了，你不能把布爾喬亞社會的屍體釘在棺材裏面，然後把它埋入墳墓中。牠却依然殘留在我們中間，那屍體腐爛了就會毒害我們的，是呵，毒害我們的。它發着惡臭！」依

里奇狂怒地宣稱，並且揚着這張字條。
着了電的羣衆怒吼了，暴風雨般的鼓掌。

工廠外的空地，可以隱隱地聽見鼓掌聲。

列寧的汽車停在空地上，車夫基爾站在車輪旁。

卡普蘭走近汽車。

「誰在演說呵？」她問。

基爾懷疑地看着她。

「我不曉得。」

「那麼你載些什麼人來呢？」

「是演講的人吧，我怎麼會曉得！」

「你是車夫，你也不曉得，啐！」

卡普蘭走了開去。

諾維可夫在進工場的門口等着她。

他們進去了。

依里奇在講壇上結束他的演說：

「同志們要三倍地活躍，小心和持久！每一個人站好他的崗位。所有賣國者，所有已被人民的意志所



！亡滅是就利勝是不——路出條一有只們我

處分了的賣國者，必須無情地加以殲滅！革命如果
不鎮壓剝削者的抵抗，是不能夠成功的……
我們已經做過而且正在做着這些東西，我們因
此可以驕傲！

卡普蘭和諾維可夫站在聽衆後面。

「他」說完馬上走出空地。」諾維可夫輕
輕地說：「讓我來把聽衆攔住。」

卡普蘭點點頭，幾乎沒有人察覺到。

依里奇揮動着他的手：「讓這些一文不值
的人們啜泣罷，讓布爾喬亞們發怒吧。蘇維埃權
力的保持，勞苦大眾戰勝地主與資本家的這種
勝利底保持與鞏固，只有運用醒覺的工人們的
最堅強如鉄的力量才有可能！記着，工人同志們，
我們只有一條出路，不是勝利就是滅亡！」

歡呼聲作。幾千隻手伸出來向着列寧，幾千
張面孔也向着他。

列寧拿起他的便帽，穿上大衣，離開講壇。

鼓着掌的工人們這一道牆，分開一條路讓列寧走過。

他走過那狹窄的側廊，他後面是一陣狂熱的呼喊，他的眼睛正在找尋什麼人。

國際歌高唱：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千百個聲音在唱着。

「同志！」依里奇在如雷的掌聲中，在國際歌的唱聲中，喊着，他是跟那個詢問他的女人說話。「我相信你是問穀米怎麼給沒收了去的麼？」

窘了的婦人被推到列寧前面。

列寧走過去。

國際歌高唱。

列寧跟那婦人一邊走，一邊對她解釋，這因為國際歌的高唱，我們聽不見了。他歪着腦袋，傾聽着那婦人的話語。

激動着的羣衆跟在他們後面。

依里奇踏着很狹窄的脚步離開屋子。

忽地——一陣擠擁，混亂。

「別推，別推，同志們！給列寧同志讓開一條路！」

諾維可夫扔在地下，阻着去路。

依里奇快活地，被一羣女人包圍着，正穿過工廠的空場。他回答着那些女人的話。說笑，笑聲。他的友誼的微笑，擁抱着他周圍的人們。

基爾開動摩打，拉開車門。

國際歌高唱。

為正義而懲處。

一個更好的世界在誕生中。

依里奇伸出了手來，他和那些女人們告別。

太陽下山了。它最後的光輝照耀着依里奇的面孔。他繃起了眼睛，他那偉大的前額給燦爛地照耀着。在這時候一隻拿着手槍的手在那些女人中的一個肩膀上出現在列寧背後。

大地將在一個新基礎上升起。

在從前我們是什麼也沒有的，將來則一切部屬於我。

槍響。

羣衆震驚，於是——不動。

叫喊聲。



○ 當列的傷受擊槍想，來出跑夫可維諾

又一聲槍響，又一響。

基爾從汽車中跳出來。

卡普蘭打了第四下，差不多毫無目標了。

把勃朗寧望基爾的脚旁一拋，就開始逃了。

列寧慢慢地倒下地來。

諾維可夫從工場裏跑出來，向着俯伏在地上的列寧跑過來，一邊跑一邊把手槍拔出來，羣衆洶湧而出。

基爾用他自己的身軀掩護着列寧。

「我開槍啦！」他對諾維可夫嚷着。

諾維可夫立時轉過身來向着門口就跑。

暴怒與恐怖捲過這工廠的廣場。

一個聲音嚷着：

「他們刺殺了他！他們刺殺了依里奇！」

華西里氣呼呼地與諾維可夫在門口相

碰。毫不遲疑地，他把諾維可夫絆倒在地。

諾維可夫翻了個筋斗。

華西里搶了諾維可夫的手槍，向着他撞過去。

工人們都走過來了。

「抓住他！」華西里大聲喊着。他們扭着諾維可夫。

華西里急步走到汽車那邊，

汽車是被幾千人圍住了，華西里弄開了一條路走近列寧。

依里奇躺在那裏，給工人們重重圍住。

華西里跪了下去，他彎腰向着列寧。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烏拉基米爾·依里奇……烏拉基米爾·依里奇……」華西里輕輕地說。

死一樣的寂靜。

一個女人忽地哭起來了。

列寧的唇微微的動着，華西里把耳朵伏在他的嘴巴上。

「告訴他們……」依里奇的話幾乎聽不見，「不要慌亂……讓……工人同志們……武裝起來……」

華西里把依里奇的頭抱在臂彎裏，把它緊壓在他的胸脯上，他仰起了一個悲傷的臉孔，在死一樣的靜寂裏他的聲音傳出來：「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請求你們，同志們——武裝起來！」

在羣衆中間囁囁私語，接着又靜下來了。

「勝利是我們的，」依里奇低聲的說，他的力量是衰弱下去了。

「勝利是我們的！」華西里高聲的複述着。

太陽下山了。

夏天黃昏的光彩籠罩着這個城市。

列寧想起來。

「華西里同志……我……自己……謝謝你。」

他失了知覺，華西里和基爾把他抱起來，抱進車內。

一陣私語在羣衆中間傳着。

「列寧萬歲！」有人高叫着。

羣衆散開了，汽車開走了。

羣衆癡呆地目送汽車開走，它再不會聚在一塊兒了，它再不會動了——它好像給割去一片了。

然後忽地裏從什麼地方傳來狂怒的哭聲。

整個羣衆，如像一個人似地，回過身來。

卡普蘭給抓了進來。

羣衆中間起了一陣恐怖的聲響，幾千雙眼睛帶着淚水和憎恨看着卡普蘭，她給工人們重重圍住了。

共產黨員保護着她，恐怕羣衆在狂怒之下有什麼出軌行動。

「殺死她！殺死女刺客！殺呀！」

「同志們！同志們！」那些用最後一分力量來制止羣衆的工人們嚷叫着：「不要造次！她要去問話的，同志們！」

惱怒的羣衆在他們四周沸騰了。

「殺死布爾喬亞……殺死刺客……武裝起來，同志們……赤色恐怖……」

一個工人，他的臉孔給淚水潤濕了，爬上一個木箱上面，高舉起緊緊握着的拳頭，在羣衆的怒吼聲中喊叫着：

「爲了依里奇所流的每一滴鮮血，爲了每一滴！他們要賠償……我們要復仇，要憎恨，要摧毀，直到他們整個他媽的殺人世界，由於我們工人們的報復，戰慄起來！赤色恐怖……武裝起來，同志們！」

「赤色恐怖！」羣衆叫嚷着。

汽車停在進門的走道。

基爾跳出來，拉開了車門。列寧走下車，華西里扶着。

他們慢慢的走進門廊。

在樓梯前面列寧停下來。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我們來背你吧……」

「不，不……我，我自己，只是把我的大衣脫掉。」

慢慢地，小心地，基爾和華西里從列寧受傷的肩膊脫下了大衣。因痛苦而起的一陣尖銳的戰慄掠過他的臉孔。

列寧向着樓梯走。

他堅持地走着，咬着嘴唇，一步一步的走着。

一小點血跡在他的襯衣袖上化開。

華西里和基爾跟在他後面。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不，我可以……上去的……我自己。」

依里奇受傷的新聞立刻傳遍全國。勞動羣衆像一個人似的站了起來保衛革命。用大量懲處布爾喬亞和槍殺全國白衛軍來回答行刺列寧這兇暴的企圖。

黃昏。

依里奇臥室的門關着，從走廊傳來了微微的電話鈴聲，以及同志們輕輕的回答的聲音。電報機的格格聲也可以聽得見。

葉夫多嬌·依凡諾夫娜靠在窗子上，她的老臉孔給淚水潤濕了。她把全身的力量支持在窗棧上，好像這樣子才不會掉下來似的。

外面是黑漆漆的。

紅場上集合着巨量的羣衆，幾千雙眼睛向着克里姆林宮，克里姆林宮的空場，到人民委員會去的樓梯，塞滿了默不作聲的羣衆。

人民委員會的走廊。

電報機的鍵子在格格作響。

斯韋特羅夫低聲默誦：

「……工人階級爲了報復刺殺它的領袖底企圖，將用更大的團結來回答……戰勝布爾喬亞是工人階級領袖的安全底最好保證。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韋特羅夫。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十時四十分。」

依里奇住屋門口的守衛換班，新守衛和巡邏兵輕輕地走上來。

「沒有什麼……等一個教授。」起先的那個衛兵悄悄地說，把崗位交給新來的那一個，可是依然站在門前。

華西里和敏茲教授忽忽跑過走廊，斯韋特羅夫跳起來迎他們。

「是教授麼？」

「不錯，你好呵！」

他們一起在走廊上跑着。

一個軍官跑到斯韋特羅夫前面，他瘦削的臉孔沒有刮鬚子，眼睛發紅。

「斯韋特羅夫同志！」他輕輕的囑着，跟斯韋特羅夫走在一塊。「赤塔失陷了……沙拉普爾被圍了

……
「李卡且夫呢？」

「被殺了。」

敏茲停了脚步。

「我請你們不要把這些任何消息告訴病者。」他嚴厲地說。

「是的，是的，自然不。」

敏茲和華西里進了列寧的臥室。

波比列夫走近斯韋特羅夫。

「貝拉亞的橋給炸斷了，運食物到彼得格勒去的車輛出軌了。『赤卡』已經把犯人逮捕了。」

「彼得羅夫斯克還在抵抗麼？」

「彼得羅夫斯克已經給英軍攻陷了。」

「別響，靜一點，把所有報告交給我。」

娜哲芝達·康士坦丁諾夫和瑪利亞·依里尼希娜在前面的——一間房子。敏茲穿上白袍，通依里奇

房間的門微開着，從這裏可以看見一些醫生在他牀前彎下腰來。

敏茲走進列寧的住室。

韋利奇金娜、奧布克和拉賓諾維支在床邊。

「嗎啡！敏茲一進房間，就問。」

「注射過了。」

敏茲在牀前彎下身。

列寧躺在那裏，他的頭枕在枕頭上，在他碩大的前額上形成了許多大點的汗珠。

敏茲用一種迅速而熟練的手法，摩了一下列寧的肩膊。

「這樣子……小心……把他稍為轉一下……小心呀！這樣……你以為是在這裏麼？」

「一顆在這裏，」奧布克說，「可是另一顆呢？」

敏茲停了檢驗，察看傷處，然後帶着可怖的駭怕，他小心地開始細看頸部，突然他的手指停着不動了，他迅速的看了醫生們一眼。

他們立刻明白這致命的危險，他們交換着眼光。

在前室，康士坦丁諾夫娜和華西里站在列寧住室門口。

「別煩惱，」華西里輕輕地說，「沒多大關係的。」

「你別來安慰我了，」康士坦丁諾夫娜輕輕的回答。

敏茲伸直了腰，奧布克彎身向着他，在他耳邊輕輕的說了些什麼。



「是的，假如必需的話，那就準備好了。」敏茲回答過就走開了。

奧布克向一個看護婦走過去。

「預備氧氣。」

列寧呻吟，打開他的眼蓋一點兒，他快樂的眼睛被痛苦籠罩着了，苦楚遮蓋了他的微笑。

「醫生……」他輕輕的喚着。

奧布克彎身向着他。

「我完了麼？」

「那裏，烏拉基米爾。依里奇！你會怎麼這樣想

「！志同？嗎？了完我」
呢？」

依里奇看了他一眼，打斷了他的話。

「你是一個黨員，可不是麼？」

「是的。」

「你得明白……假如完了的話……我必須知道……真正的情形……要給我時間……有許事情

……給我時間……叫斯太林到這裏來……」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你會活下去的！」

「你最好對我直說呵……」

「假如需要的話……我再告訴你好啦！」

「允許……」

「我可以對你發誓。睡覺吧，請你……」

奧布克離開這房間。

在前面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斯韋特羅夫和敏茲在輕輕的談着，奧布克走過去。

「教授，你的意見是……」奧布克問。

「壞了，心臟運動衰弱，出冷汗。真奇怪，離開受傷才不久呀！」

「有沒有受毒的徵象？」

「我不否認。」

波比列夫輕輕地開了門：

「斯韋特羅夫同志察里城有電來。」

斯韋特羅夫進入電報室。

電務員遞給他一張密碼電。

「斯太林。」

危殆。」

斯韋特羅夫讀着，然後靜靜的寫了一個回電：

「一彈擊中肺部，射入頸部右端，肋膜出血。胃處有無受傷現尚未悉。第二彈打碎瑣骨，脈搏甚弱。病勢

電報機格格作響，電報紙在捲着，報務員在翻着密碼。

斯韋特羅夫讀回電，又寫

「請即實行。」

等了一下，讀回電，又寫：

「前線形勢嚴重，他的生命端賴于你們的進軍，祝好。」

波比列夫出現了。

「斯韋特羅夫同志，聽電話，『赤卡』來的。」

「我來了。」

列寧辦公室，斯韋特羅夫去接電話，輕輕的說着：

「哈囉……是的，我就是斯韋特羅夫……你是誰？貝林諾夫麼……說得輕一點，清楚一點。」

我們看見貝林諾夫，繫着綳帶，滿身血污，在一個房間裏打電話：

「……我們給走了兩個人。」貝林諾夫說：「是的，是的，是在勃朗那雅大道。他們藏到大使館裏去了。」

……他們在那裏向我們開槍……開機關槍……這樣我們就不知道怎麼辦。首先，這是一間外國大使館呀……外交特權……什麼那好極了，斯韋特羅夫同志。」

貝林諾夫掛上聽筒。

他走到街上去做一個信號。

「赤卡」同志們襲擊着。

「我們衝！」貝林諾夫喊着，把一個手榴彈的圈拉開，從大使館的窗口擲進去。

「赤卡」同志們把槍頭撞開鐵閘和大門。

他們衝進這一座房子裏去。

康士坦丁諾夫正在一個窗口開槍，他後面現出那公使來。

「雷頓先生，我們要逃啦……」

「我已經多少次告訴過你，我不是雷頓，是康士坦丁諾夫呀！」他開槍。「康士坦丁諾夫呀……」他

開槍。「康士坦丁諾夫呀……」他開槍。

一個手榴彈爆炸了，康士坦丁諾夫跳離窗口，逃了。

在樓梯，在大使館的客廳和走廊，搏鬥是在繼續着。

康士坦丁諾夫跑過幾間房子，跑進灶間。在那裏有一道螺旋形的扶梯可以走上去。

他想上扶梯，可是正在這當兒，兩個「赤卡」同志衝進灶間，康士坦丁諾夫開槍，一個「赤卡」同志應聲倒地。另一個衝到扶梯，康士坦丁諾夫扳槍機——手槍却空了，康士坦丁諾夫向那過來的「赤卡」

同志衝過去。他們打成一團，搏鬥。康士坦丁諾夫掙脫了一隻手，在桌子上拾過一把菜刀，望着那個「赤卡」同志的背脊劈將下去，然後他跑上扶梯就不見了。

貝林諾夫和幾個人跳進灶間，兩個屍體躺在地板上。

貝林諾夫衝上梯子。

康士坦丁諾夫正爬上天花板門，攪到屋面，卻正好落在一個躺在頂樓窗旁的「赤卡」同志手上。

「他在這裏呀，」那個「赤卡」同志嚷起來：「同志們，來呀！人們急忙跳上屋頂。」

特曹爾青斯基得悉這恐怖的新聞，立即趕回莫斯科。

機關車在吹着響號。夜，一個車站的微弱燈光一閃就閃過去了。於是，又是樹木與黑暗。

特曹爾青斯基站在車廂的乘降台上，他是倦了。伏在軍用大衣裏面。

單調的車輪響聲。

很不耐煩地，帶着可怕的焦急，特曹爾青斯基望着窗外，打開了門，重又踱着那小而又擠的平台，不能克制他那可怕的焦慮。

列寧一定要活下去的！

依里奇寓所的一個房間，華西里坐在桌子旁邊，他的腦袋支在臂上，斯韋特羅夫踱來踱去。黎明。

一個看護，帶着氧氣管，忽忽穿過這房間，走進列寧的住室。波比列夫進來，他窺看那幾張滿是恐怖與悲哀的面孔，於是坐在門口旁邊的椅子上。

那教授和兩個醫生從列寧房間走出來，大家急忙跑過去。

「什麼也不能做，只要等……一切方法都試過了……讓我們希望吧！可是……」

華西里懇求地看着那教授。

「教授……醫生同志們……還有什麼可以試試的呢？也許還有一點什麼可以的吧？」

那教授聳聳他的肩膀。

「讓我們來相信他身體機構的強健吧！」

「好消息？」奧布克醫生靜靜的道，像對自己說話一樣。

「是的，也許可以。」那教授猜出這還沒有說出來的話語：「讓什麼人告訴他一點你們以為是好消息的東西吧。」

華西里和奧布克相互的看了一眼。

「也許是的，不過……我怎麼說好呢……」奧布克沒有讓他自己的句子說完。

「不，不，我們不能扯謊。」斯韋特羅夫回答，「而且無論如何，他是不肯相信的。」歇了一會，「跟我來。」
他和波比列夫走了。

看護打開了列寧住室的門。

「他在吐血，」她輕輕的說。

幾個醫生急急的走去看依里奇。

華西里走到門前，他們已經關上了門。他緊張地聽着，等待着。

死一樣的沉寂中可以朦朧聽見呻吟聲。

華西里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他倒在椅子中，把臉孔埋在雙手裏，他哭了。

娜哲芝達·康士坦丁諾夫娜是坐在一個角落裏。她坐在那裏筆直地，一聲不響，蒼白，嚴肅。

華西里窘了，揩着他的淚水。

「對不起……娜哲芝達·康士坦丁諾夫娜……」

斯韋特羅夫和波比列夫在電報機旁。電報紙捲着，鍵子在格格地響。波比列夫慢慢地念着：

「斯太林請發關於列寧病狀的報告。」

斯韋特羅夫靜默了幾秒鐘。

「通知斯太林同志——病勢十分危殆，脈搏不佳……」

察里城，斯太林的火車廂，外邊不絕的下着傾盆大雨，朦朧地聽見炮聲。斯太林站在電報機旁。

報務員正在讀電報紙捲。

「……病勢十分危殆……脈搏不佳……並開始吐血……」
電報機停了。

斯太林靠在桌子上，歪着頭，站在那不作聲的電報機旁邊。

附近炮彈爆炸的聲響在傾盆大雨聲中傳過來。

斯太林，勉強克制着自己，挺直腰，然後抬起沉重的脚步，走過車廂。他以一種急速的動作推開車門。他走進車廂的第二個房間。

這裏有幾個軍事專家坐在一幅地圖前面。

「說下去，」斯太林輕輕地冷靜地說。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怎樣了？」一個白髮的軍官渴望地問。

「他在吐血，」斯太林靜靜地回答。「說下去吧。」他重說一遍。

那個軍事專家，他的報告顯然是因為斯太林走開而中斷了，現在重又作着關於前線形勢的報告。

形勢非常險惡，而那個軍事專家正在用着晦澀單調的聲音，把接二連三的失敗數出來，在地圖上指出我們軍隊的退卻路線，說明着白軍已經在什麼地方衝破，正在這時候，斯太林一邊靜聽着他的話，一邊打電話。

「伏羅希洛夫，」他輕輕的說，沒有把報告打斷。「他出去了？好。」在這當兒那個軍事專家說出一個當日被白軍攻陷的鄉村名字。

「什麼時候？」斯太林問他。

「今天，上半年。」

「更準確點。」

「大約是十二點半。」

「你那支隊在什麼地方？」

「不幸得很，我未能趕到……」

斯太林按鈴，一個傳令兵進來。

「請鐵萊可夫同志來。」對那個軍事專家說：「說下去吧。」

「這樣子，在我們這一角所得到的情況，我們可以斷定今天一切徵象都指出必須重行退卻。」

「是麼？」斯太林說。「話說完了？」

「完了。」

鐵萊可夫進來。

「鐵萊可夫同志，」斯太林對他說：「你來指揮這個支隊，再行推進。」

那個軍裏專家忽地站起來。

「可是，斯太林同志……」

斯太林的眼睛向在座的人掃了一眼：

「我們是打得很壞。我們只忙着看地圖，畫地圖——還有退卻。如果靠地圖來幫助你前進的話，它是好的，明天黎明我們全線出擊。而且沒有——指出必須重行退卻的徵象。」這一回事……」（他向那個軍事專家急速的掃了一眼。）「你們各別的具體任務，將由前線總指揮伏羅希洛夫同志分配，再見。」

那軍事專家把地圖摺起來。

伏羅希洛夫急急地走進隣室，一股雨水由他的皮衣流下來，濕了的頭髮貼在他前額上。

伏羅希洛夫直走到電報機旁，他把電報紙拿起來，貪婪地唸着。斯太林進來，站在他旁邊。

伏羅希洛夫讀完了電報紙，小心地把它放在桌子上。寂靜。

「這樣……」伏羅希洛夫終於說話了：「這樣……」

重又歇了一會。

斯太林打開了一張地圖，鋪在桌子上。

伏羅希洛夫走過去。

「明天卡拉斯諾夫會到達頓河那邊了。」伏羅希洛夫咬牙切齒地說。

一個傳令兵進來遞給斯太林一個電報。

「發自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

斯太林讀完，遞給伏羅希洛夫。



史太林與伏羅希洛夫

「你看」

伏羅希洛夫讀電報。

「假如把這個命令譯成淺俗的俄國話，——那是什麼意思？」

「解散前線軍隊，放棄察里城給白軍。」伏羅希洛夫回答：「再沒別的了。」

史太林俯身桌上，在電報上寫：

「應毋庸議，人民委員斯太林。」

伏羅希洛夫接過斯太林的筆，在他的簽名下面簽上：

「前線總指揮伏羅希洛夫。」

史太林把電報給回那傳令兵，又同伏羅希洛夫俯身在地圖上面。

伏羅希洛夫在地圖上，用鉛筆繪出第一線，然後把鉛筆放下，眼睛充滿了焦急與恐怖，看着史太林：

「吐血……這是很危險的麼？」

斯太林一聲不響地把手放在他友人的肩膀上。

列寧與死亡搏鬥。

夜在半黑的房間裏，一盞微弱的燈光照耀着一張鋪着白布的桌子，外科手術器具閃着光。

在房間裏是康士坦丁諾夫娜，拉賓諾維支醫生，華西里，華西里站在床前，他的眼睛注視着列寧。列寧的臉孔像死人一樣的蒼白，面容枯槁，呼吸沉重。

大雷雨開始了，遠遠的雷聲可以聽得見。

依里奇張開了被苦痛籠罩着的眼睛，一會兒。

「爲什麼他們不把前線的報告拿給我呵？」他說着，呼吸很困難，可是那可怕的疲倦重又使他瞋上眼皮。

歇了一會。

「……什麼也不要告訴娜第亞……我現在就起來了……閃開，菲立……愛德蒙多維支……他們要對你開槍啦……你看……你要更小心一點……閃開……請你小心你自己好嗎……他們要報仇的……」

拉賓諾維支醫生向着看護走過去。

「樟腦。」

雷聲在附近響着，閃電照耀着房間。

「我們必須儘可能迅速攻陷沁比爾斯克……穀米……他們會把它燒掉的……我們是……太軟弱了……是起來的時候了……」

列寧不再做聲了，只是那病者急速而沉重的呼吸可以聽得見。

雨是越下越大了。

雷聲越打越遠，大風把窗戶吹得格格作響。

房門輕輕地開了。

列寧注意聽着門外的聲音。「是誰？誰來了？」

「靜靜地睡吧……那兒沒有人的。」克魯柏斯卡雅回答。

列寧傾聽着。「高爾基來了，那是高爾基呀，讓他進來，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娜第亞，請高爾基來，是他的聲音。」

「這祇是你的幻想罷了，伏羅第亞，那兒沒有人呀！是在下雨。」

列寧想起身。「不是的，是高爾基，讓他進來。」

康士坦丁諾夫娜和華西里相顧一下，華西里走出去。

門是輕輕的開了。高爾基他走近列寧的床，他坐在床的邊緣。

「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在那兒？」列寧喃喃地說，已經半昏過去了。「他爲什麼不來呢？……他一定……」

定……」

「我在這兒呵！」高爾基溫和地說。

可是列寧聽不見。

「爲什麼他不來看我呢？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高爾基偷偷地揩眼淚。

列寧打開了眼睛，他重又清醒了，他看見高爾基。

「亞力舍·馬克沁莫維支……親愛的高爾基……」一個微笑的影子掠過依里奇疲乏的眼睛。

「他們允許我進來是要我們兩個都不說話的。」高爾基溫和地說：「就讓我們不說話吧。」

「好的。」列寧低聲地說：「就讓我們不說話吧。」

他把他瘦弱的手放在高爾基碩大的雙手裏。

列寧躺着，高爾基卻坐在他旁邊，這兩個巨人沉默地互相握着手。

雨聲。

波比列夫進了前面的一間房。

「華西里同志。」他低聲地說：「特曹爾青斯基同志有電話來。」

「我以爲特曹爾清斯基是在這兒呢。」

「不，他到『赤卡』去了。」

華西里聽電話。

「是的，特曹爾青斯基同志……馬脫飛耶夫？我命辛佐夫看護着他的……辛佐夫嗎……別人一個

也沒有馬脫飛耶夫受了傷，他沒有說別的話……烏拉基米爾·依里奇情形不大好……說着嘆語……
……高爾基來看他……他現在重又昏過去了。」

特曹爾青斯基掛上聽筒。

「列寧昏過去了……」

他用兩隻手蓋着臉孔，一動也不動的坐在那兒。

在紅軍猛烈進攻之下，哥薩克聯隊抱頭鼠竄……

大炮轟擊聲，炮擊擦過空氣的尖聲，爆發聲。

無數火柱直衝雲霄。

白軍跑着，他們跑得連頭也不回，拋棄了他們的受傷者，他們的槍炮和子彈。

把閃光的指揮刀高舉過頭，克林·伏羅希洛夫坐一隻汗斑馬上飛跑而前。騎兵像火山的熔岩一樣跟着他捲過去。

紅軍像一場颶風，把敵人掃蕩得精光。

高喊「烏拉」(Hurrah)歡呼聲，劍在飛舞。

白軍頭也不同地直向着頓河退過去。

紅軍隊伍像火山熔岩一樣的怒流，把哥薩克白軍趕到頓河裏去。
炮彈打入水中，水中滿是人。



○ 光精蕩掃人敵把，風興揚一像軍紅

高喊「烏拉……」

斯太林的車子駛上前線，一個炮彈在它旁邊爆炸。一條飛揚的土柱蓋過汽車，可是它繼續向前駛。斯太林沒有受傷。

汽車停了，斯太林全身灰塵，他的眉頭在太陽晒黑的臉孔上繃起來，他走進一間泥屋。

他對電話手說：「給我接火車。」

那電話手把軍用電話機的把手擺了一下。

「斯太林的車子麼……斯太林的車子麼？對了，你來說呀！」

那電話手把聽筒遞給斯太林，

「值日官嗎？我斯太林接專線報告列寧同志……」

人民委員會的一個走廊。

「華西里同志，」一個激動了的報務員低聲的說：「看……看……」

華西里急急接過電報紙捲。

「立刻報告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和華西里在一起，奧布克醫生彎身來看電報。他們談着。

華西里的手戰慄着，把紙捲撕下來，他和奧布克醫生一起走進列寧的臥室。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華西里高聲地說着：「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康士坦丁諾夫娜坐在列寧的床邊，她把手指舉到唇邊。（註）可是奧布克肯定地點點頭。

依里奇的眼蓋微微的動着，他沒有睜開眼睛，卻靜靜地說：

「我在聽着呢，華西里同志。」

「聽電報呀，」華西里高聲地說：「在察里城區域的紅軍大勝。」……

他讀得很激動，幾乎連字句都不清楚。

「……敵軍已被擊潰，過頓河退却。察里城形勢鞏固，向列寧同志致最熱烈的敬禮。現繼續向前推進，人民委員斯太林。」

列寧的雙眼都打開了。他看着華西里，然後轉過來看康士坦丁諾夫娜，看那醫生。

「讀……再讀一遍……」他說。

華西里把電報重讀一遍。

（註）這是叫他們別響的姿勢。——譯者

微笑現在列寧的疲乏的眼睛裏。

「告訴他……」

他輕輕地說，說得很是困難。顯然他有許多話要說，可是他只能夠拚出一個字：
「……謝謝。」

全國每日報告列寧病狀三次。

一羣工人在一座工廠的工場裏。

「靜一點！羣衆中間有一個嚷着：『靜一點！』「噫呀！」

工廠委員會主席站在台上，他手裏拿着一份公報。

寂靜統治着。

他高聲地唸：

「人民委員會主席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同志病狀公報。」

「靜一點！有人嚷着，雖然羣衆早已經靜下來了。」

「熱度三十八度二……」

工場裏一陣悲愁的嘆息。

「還有點熱度哩。」有人說。

「脈搏一百二十……」

「呼吸二十四……」

一聲不響，沒有一個人曉得這是好徵象還是壞徵象。

「睡眠較爲安靜……」

喃喃地叫好，後面有疏落的鼓掌聲。

「他能睡了！」羣衆連聲說着。

「能睡就有氣力。」

「唸下去呵！靜一點！」

「無咳嗽……」

鼓掌。

「知覺較強……」

暴風雨般的鼓掌。

「列寧是漸漸恢復健康了！」

「靜一點！不要打斷！繼續呵！」

「吞食自由，不覺痛苦。」

高聲鼓掌，工場裏高喊「烏拉！」

「抱起米克耶夫！」

「抱起他！」

幾千隻手抓起工廠委員會主席來，他們把他拋起，一個年青工人爬上木箱。

「同志們！」他嚷着，「同志們，讓我們寫信給列寧！」

「對呵！」

「寫呀！」

「靜一點！」

「這樣寫：『親愛的烏拉基米爾·依里基……』」

「不，別這樣寫！」一個老工人生氣地說。

「是呀，別這樣寫，不是這樣的！」

「讓米克耶夫說吧。」

米克耶夫爬上木箱上面。

「我們親愛摯愛的依里奇……」

「是呀，這才是呀！」

「……整個普羅列塔利亞站在你的床邊，」米克耶夫繼續說。

「不錯！」一個人說話，打破了寂靜。

依里奇開始復原了。

奧布克醫生在走廊上走着，葉夫嬌多·依凡諾夫娜向着他跑過來。

「他出去了！哎喲！他起來並且離開這房間了！」

那個醫生和葉夫多嬌·依凡諾夫娜一起衝進列寧的臥室。

床是空的，那看護站在房子的中間，窘住了。

「爲什麼你讓他起身？」醫生叫道。

「我告訴他這是不夠的，可是他說『不要緊，不要緊的。』我是不能夠強迫制止這個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領袖的呀！」

「對於你來說，他是一個病人，而不是領袖，而且他必須服從你的，他在那裏呢？」

「我不曉得，他是從這道門出去的。」

列寧在他的辦公室，他貪婪地俯身看着一疊紙，他的一隻手臂給綑帶吊起來。

電話響了。

「哈囉，不很壞，他好起來了，知覺完全復原……是的，是的，熱度正常……什麼？是的，自然，他是躺在床上。你是誰？哈哈，來得正好，你正是我需要的人呀，我的人……對的，對的，我正是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多好玩呵……你不要歡喜，波里亞可夫，因爲我會再罵你一頓的……什麼？你同意隨便斥罵麼？好的，這就是了，我要給你一頓嚴厲的斥責，還有警告！你以爲我不曉得你……」

醫生進來，緊握着雙手。

列寧看見他，他向電話輕輕的說：

「我等一會打電話給你吧！」

他掛起聽筒，他帶着一副待罪的、不安的面孔看着醫生。

「這不成的！」醫生說：「馬上到床上去！我要控告你！」

靠着他的臂，列寧和他一起離開辦公室。

「對的，對的，醫生，別傳開去，這是很壞的。這辦公室的空氣對我很適宜。」

人民委員會的一個房間。

門是碰的一聲打開了，波里亞可夫，就是高爾基到訪時列寧給他一頓罵的那一個，歡喜若狂地飛進屋子來。

「烏拉！」波里亞可夫嚷着，把所有攔着他去路的東西都推在一旁。

一個靠桌子坐着的人抬起頭來。

「你爲什麼這樣快活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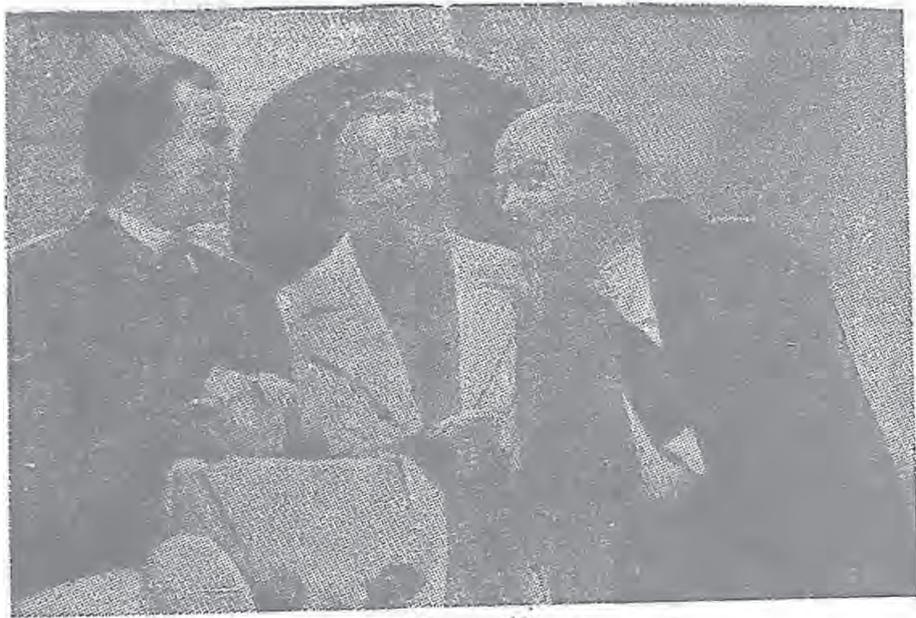
「我得到一頓斥責哩！」

「這樣也快活，倒奇怪極了！」

「誰給我的問我呀？是誰給的？是列寧呀，你這蠢豬！」

人人都跳將起來。

「是列寧呀！」波里亞可夫嚷着，幾乎要跳起舞來了。「列寧病好了，同志們！他自己給我斥責哩。嚴厲



「這是史太林送來的，大家笑了。」

「申斥呢！還有警告呢！」

列寧和那個醫生走進前面的房間。一個開了的包裹放在桌子上：餅干捲，香腸，糖，茶葉，一條巧克力。

波比列夫從箱子裏拿出另一條香腸來。

「這包裹是給你的，烏拉基米爾，依里奇。」

「那你爲什麼把它打開呢！把它送到兒童之家

呵！」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你是病人呀，而且我並沒有得到你的命令。」波比列夫回答。

「包裹是誰寄來的？」

「誰知道？沒有寫明白的，我不知道。」

列寧指着那包麵包的報紙。

「噢！看那報紙可是察里城的？」

「是察里城的。」

「那麼，這就明白了，是斯太林送來的！」

他們都笑起來。

「啐，啐，啐！」列寧說：「真是一個老傢伙，這又何必呢！」

醫生伴列寧到鄰室，領他到床前。

「好，躺下來吧！」

「讓我坐在靠椅上好不好？」列寧問。

「好，可是只許坐一會兒，無論如何決不要讀書。」

列寧坐在窗前的一張靠椅上。醫生走出去了，列寧偷偷地從枕頭底下抽出一張報紙來，開始讀報，不時小心翼翼地望着門口。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電報！」波比列夫嚷着跑進來：「黎明攻克鈞座故鄉沁比爾斯克——爲對鈞座第一傷口的報復，沙馬拉將爲對第二傷口的報復。」

「赤卡。」黎明。華西里坐在書桌前，康士坦丁諾夫對着他。

康士坦丁諾夫怒容滿面地在一張供詞上簽字。

「你一定幹了很久啦！」華西里把額上的汗珠揩去。

他按鈴，一個衛兵進來。「把被捕的帶進來。」

英國大使被帶進來。

「請坐下。」華西里說。

那個大使坐下來。

「我抗議，你們沒有權利逮捕英皇陛下的大使……」他站起來，像演戲一樣地說。

「坐下來，這裏沒有皇帝呢。」

「我對虐待亦提出抗議。」

「這是說？」

「這是說你們紅軍的一個人對我說：『我真想攔你這狗臉呵！』」

「啐，啐，他這樣麼，真是遺憾好吧，讓我們不要把這喜劇再演下去吧。你，一個英國大使，被控利用你的外交官特權，幫同法國大使，俄國資產階級，白衛軍，社會革命黨以及孟什維克，進行推翻蘇維埃政府，暗殺郎里茨基，企圖謀害列寧，你承認犯罪嗎？」

「我對此次起訴非常憤慨。」

華西里把文件放在書桌上。「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是在你口袋裏的，你承認犯罪麼？」

「不，我無話可說。」

華西里轉過臉來，對着康士坦丁諾夫。

「公民息耐·雷京奴·雷頓……」

大使一聽見這個名字就嚇了一跳。他跳起來，他恐怖地看着康士坦丁諾夫，他把慌亂的眼睛轉看華西里。然後，絕望地倒在椅子上。

華西里忽忽的看了他一下，重又對着康士坦丁諾夫。

「你是否證實這個大使就是陰謀的主要組織者？」

「是的。」

大使恐怖地凝視着康士坦丁諾夫。

「康士坦丁諾夫先生！你說什麼話？你怎麼這樣說的？康士坦丁諾夫先生！」

「你現在可以隨便叫我的真名字了！」康士坦丁諾夫沮喪地說。

華西里拿起紙和筆來。「好，够了。把全部事實告訴我們吧！」

電話響。

華西里：「哈囉，特曹爾青斯基同志，一個鐘頭內我來報告吧。」不耐煩地對康士坦丁諾夫：「好，繼續

吧，快說，別纏着我！」

他準備記錄。

「赤卡」另一個房間，辛佐夫的辦公室。

辛佐夫坐在書桌前，被捕者正對着他。

「你承認組織支隊，預備調給卡拉斯諾夫嗎？」

那被捕者傲慢地說：「我承認。」

「爲什麼你離開白軍回到莫斯科來？」

「來訂條約。」

「你認識克里冬諾夫麼？」

「認識的。」

「他是和白軍在一起麼？還有雪維萊夫呢？」

「雪維萊夫在察里城被捕了。」

辛佐夫恐怖地跳將起來，臉色蒼白如死，看着那被捕的。

「不是吧，雪維萊夫被捕多可怕呀。」

「坐下來，你這女人！喝口水吧。」他來給辛佐夫一杯水。

辛佐夫坐下來，雙手抓着他的腦袋。

「聽我說，」那被捕的人說：「康士坦丁諾夫在那兒？」

「在這兒被捕了。」辛佐夫靜靜的回答。

那被捕的像死人一樣的恐怖跳起來。

「康士坦丁諾夫被捕了！」他看着辛佐夫幾秒鐘，然後慢慢吞吞地坐下來，然後貪婪地灌水。「好吧，我

問你……康士坦丁諾夫在那一號？」

「十六號。」辛佐夫回答。

「你把我放進去，明白麼？」

「可以的。」

「我們的人在『赤卡』裏面還有誰？」

「巴夫羅夫。」

「他幹什麼的？」

「車夫。」

「那好極了。這容易辦了，好把我和康士坦丁諾夫關在一起吧……立刻。」

辛佐夫按鈴。門響了，進來的可不是衛兵，而是特曹爾青斯基，跟着一個衛兵進來。

特曹爾青斯基走近桌子。

「把被捕的帶出去！」他說。

衛兵和被捕的走了。

「坐下……告訴我，馬脫飛耶夫是死在你臂彎裏的麼？」特曹爾青斯基問辛佐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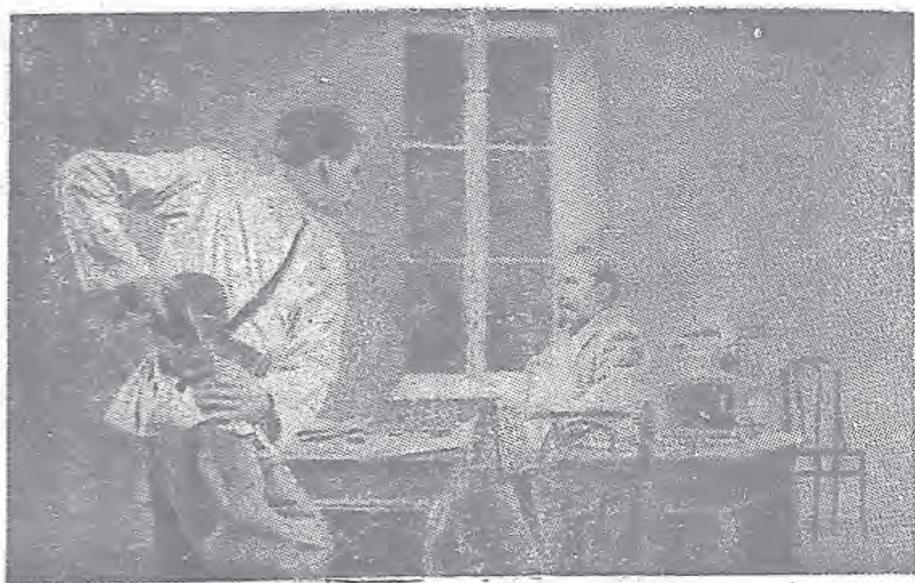
辛佐夫臉色蒼白起來，他吞吐地答話，像小兵一樣。

「是的，先生，是在我臂彎裏。特曹爾青斯基同志……這是一個大損失。」

「是的，這是一個大損失。」特曹爾青斯基沈着地說：「他死之前有沒有時光告訴你一點什麼呢？」

「歇了一會。」

「有的，他有的。」



「手槍放在桌子上」

「他確實怎樣說呢？」

辛佐夫不敢看着地特曹爾青斯基的眼睛，說道：

「他說：『世界革命萬歲！』」

「望着我的眼睛！」特曹爾青斯基說，忽地他用拳頭插了一下桌子，說：「叛徒！」

辛佐夫好像針刺一般猛跳起來，然後緊握着他的手槍皮套。

「手槍放在桌子上！」特曹爾青斯基靜靜的說。

他直看着辛佐夫的眼睛，辛佐夫簡直忍受不了。慢慢地，像受了催眠一樣，他把槍套打開，帶着戰慄的手指，把手槍放在桌上。

特曹爾青斯基站在解除了武裝的他面前，兩手握在背後。

「爲什麼我以前沒有注意到呢！」特曹爾青斯基說，好像在高聲思索一樣。「一副叛徒的眼睛……是呀，一副叛徒的眼睛。」

忽然帶着一陣狂怒，他嚷着說：「惡棍！居然混入革

命的心臟部來哩！」

忽地他開始咳嗽了，是扯心扯肺的乾咳，痛苦使他的臉孔緝起來，他轉身走向窗旁，咳嗽，兩手抱着他的心胸。

辛佐夫的眼睛從特曹爾青斯基轉到書桌上，轉到書桌上面的手槍，他想動手，想伸手去拿手槍，

特曹爾青斯基轉過身來。

辛夫像觸着了火一樣地把手縮回來，突然跪在地上。

「我沒有罪……非立·愛德蒙多維支，我沒有罪。」

「你不僅是一個叛徒，而且還是一個懦夫。」

「我對你發誓……憑我是一個『赤卡』同志——我沒有罪！」

「別這樣老臉皮把你自己稱做『赤卡』同志吧！馬脫飛耶夫臨死有什麼話說的？」
歇了一會。

辛佐夫依然跪在地上，望着上面的特曹爾青斯基。

「他說：『世界革命萬歲！』」

特曹爾青斯基按鈴。

一個衛兵進來。

特曹爾青斯基：「把這犯人帶進去。」

對於瘋狂的反革命黨的可憎的刺殺，對於世界普羅列塔利亞領袖，天才的革命家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的受傷，全蘇聯的民衆用大量的赤色恐怖以及用所有軍事前線勝利的進展來報復。

整個蘇維埃的民衆，給戰爭，飢饉，干涉折磨了四個年頭，現在起來了，帶着極大的熱熾的忿怒，而這人民的忿怒是在恐嚇着了。

蘇維埃軍隊經過猛烈攻擊之後，克復喀山，格魯茲尼，烏拉爾斯克，白軍從伏爾斯克，比爾斯克，克華林斯克，吃斯多波爾，貝煙斯克飛逃，而且被偉大的紅軍之火所追擊和毀滅了。

依里奇，穿得整整齊齊，斜躺在床上。他的兩眼蓋着一件摺疊起來的大衣，他的一隻臂膊用還綳帶吊起。在他蒼白的臉孔上，泛着微微的抑鬱的笑容，這是一個生過重病正在健康來復的人所常有的笑容。他睡着了，是在很早的清晨。

門開了，斯大林輕輕的進來，穿一件褪色的軍用大衣，這是經過暴雨浸濕而又給大風吹乾了的，戴一頂太陽晒焦了的軍帽，長筒皮靴給戰爭與勝利的塵埃所掩蓋了，他站在房門口，注視着依里奇。他蹣跚，腳走到床前，在長久的時間里，帶着極大的焦慮，他察看那給疾病弄成蒼白的臉孔，細看那受傷的臂膊。忽地列寧打開了眼睛。

「斯大林」

斯大林急跑過去，小心地仔細地擁抱他，唯恐會使他痛楚。

列寧說話說得很輕，他每次激動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我恐怕你會來得太遲哩！可是我們好像已經把死神趕掉了！」他開始大笑，可是痛苦使他中止，他只能像年青人那模樣快活地微笑着，握著斯大林的手。「而你也把克拉斯諾夫趕掉啦！告訴我一切吧，立刻馬上。」

斯大林拉過一張椅子來。

他坐在列寧身邊。

「赤卡」特曹爾斯基的辦公室。

特曹爾斯基和華西里伏案，他們帶着倦容，沒有刮鬍子，眼睛也因為幾個無眠的晚上弄得發紅了。

特曹爾斯基在研究一些案卷，不停地吸煙。

「這是什麼？是審問大使的麼？好，好，等我來看——」

特曹爾斯基讀着。不時短促的驚嘆聲從唇邊溜出來：

「哼」

「這樣子」

「真混蛋」

他在一些口供下面加了線條。

「現在可以提辛佐夫來了，」特曹爾青斯基說：「有些什麼他是知道的，他一定知道的惡棍，下等流氓，他會說的好，你還有什麼沒有？」

門開了，一個臉色蒼白窘急的書記進來。

「菲立·愛德蒙多維支！」

「喂，什麼事？」特曹爾青斯基說着，頭沒有仰起來。「我早就叫你提辛佐夫來，他在那裏呀？」

「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菲立·愛德蒙多維支……」

特曹爾青斯基連忙抬起頭來。

「什麼？」

「辛佐夫被殺死了。」

「嘎！」

「他們把他載到流比安加。那個車夫開足馬力，把車子撞進一座建築物的牆，殺死了他自己，辛佐夫還有衛兵。」

「還有什麼犯人在一起的？」

「有哩。」

「誰呀？」

那書記不做聲。

華西里立刻明白了，一步跳到他面前，抓着他的肩膀。

「是康士坦丁諾夫麼？」

「是的。」

「逃了？」

那書記不做聲。

特曹爾青斯基忽忽披上外衣。

「我們到出事地點去看吧。」他對華西里說：「這事件它要我們支付很大的代價的。鬥爭還沒有完結，華西里同志是呀，鬥爭還沒有完結哩！」

列寧的房間。

列寧和斯太林剛好談完話。

「是的，是的。」列寧說：「自然啦，這是很清楚的，最清楚的，最明白不過的真理——我們一定要馬上從根改變我們鬥爭的方法。如果對抵抗階級不實行無情的壓制，如果沒有鐵的……不，鋼的獨裁。我們這一次的革命，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失敗的。」

門響。

小娜她莎走進來，

「進來，進來，娜她莎，不要害怕。」依里奇說：「這就是我們的斯太林。你不要怕他，馬芒托夫將軍和卡

拉斯諾夫，他們才害怕他的，你們結識結識吧。」

斯太林柔和地用手撫摸着這金髮的小腦袋。

「我們一定要無情地對付敵人。」他說：「就是爲了她呀！」停了一會，「她將來的生活不會像我們的……要比我們好的……」

歇了一會。

列寧輕輕地說話，按着他那受傷的作痛的臂膊，他明亮的眼睛沉思地閃着光輝。

「是的……他們的生活一定要比我們好的……可是，我也不嫉妒他們的……我們這一世代已經完成了一個叫人驚羨的有歷史意義的任務了。」

娜她莎拉着列寧的衣袖。「列寧，給我糖果？」

「糖果？」列寧可煩惱了。「可是那裏有糖果呵？」

娜她莎對斯太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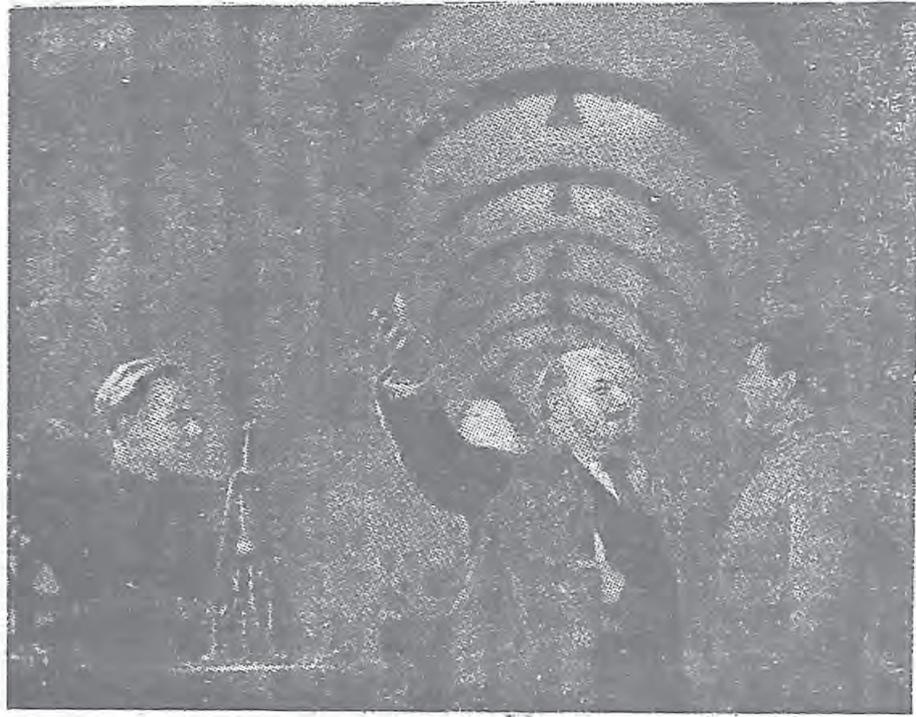
「你有沒有？」

斯太林給窘住了。

「沒有……真是抱歉得很，沒有……烏拉基米爾·依里奇。這就可以見得，我們兩個合起來也得不到一顆糖果哩。」

波比列夫進來。

「斯太林同志，察里城已經接線了。」



。說員報電向甯列『。的服征能不是斯羅俄的義主會社，界世全訴告』

列寧站起來。

「去吧，我們打個電報去吧。」

列寧和斯大林步出走廊。

人民委員會一個工作人員向着他們走來。一看見依里奇，他就停了步，忽地轉身就跑。當列寧和斯大林在走廊上走着，近電報桌去，門開了，一個一個地，所有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都跑了出來。

列寧停在機旁，回頭一望，整個走廊站滿了歡笑着的人羣。

他們的眼睛都注視着依里奇。

列寧站在斯大林旁邊，在電報機側。

「察里城軍事委員會前線總指揮伏羅希洛夫同志。」斯大林開始默寫了。

「請向察里城前線英勇的革命軍轉致兄弟的敬禮，他們正爲着建立工農權力而無畏地鬥爭。請轉知他們，蘇維埃俄羅斯對他們

英勇的行動有深厚的認識，高舉着紅旗，絕無恐懼地帶着牠前進吧！無情地把地主與富農的反革命從根剷除吧……」

列寧轉身向着那報務員。

「……告訴全世界。」他加上說，「社會主義的俄羅斯是不能征服的。」

凱旋樂聲大作，有如答覆他的說話。武裝民衆已經起來保衛宅年青的共和國。整個蘇維埃的國土已經起來回答列寧的呼喚。

白軍狼狽逃遁，恐怖沮喪地，連武器也丟掉了。

偉大的紅軍向前邁進，所向無敵，把所有妨礙人民，胆敢舉手反對民衆最親愛的領袖底東西，都一掃而光了！

紅軍所向無敵地向前邁進。

譯後記

一九一八年對於年輕的蘇維埃俄羅斯是一個最嚴重的時候。橫在這年輕的國度面前，只有兩條路，要不是堅持鬥爭爭取勝利，便是死亡。

蘇聯紅軍總司令伏羅希洛夫回憶當時的情景，這樣寫道：

「……哥薩克的反革命強盜很快地控制了察里城附近的許多據點，因而不僅使得替飢荒的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有計劃地供給糧食成爲不可能，而且也給察里城造成了一個非常威脅的局勢。

「當時別的地方的情形也不比這裏好些。在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暴動發生了；在東方，莫拉耶夫的叛變證實了，在烏拉爾捷克斯拉夫俘虜的反革命展開而且加強了；在極南方——在巴庫——英國人潛入了。一切都在一個火圈裏，燃燒着，革命正在經歷着一個十分嚴重的試煉。一通接着二通的電報由列寧給斯太林同志打到察里城，又由斯太林同志打回來……」（伏羅希洛夫）

「斯太林與紅軍」中文本頁三）

軍事情勢是這樣的緊張，而「在國土的心臟裏，在莫斯科，『左翼』社會革命黨開始了暴動。灑過了鮮血，被戰爭所蹂躪過的共和國，如今又被無情的飢餓之手所窒息了。」（見本書首頁）「鄉下的貧農是與飢餓爲鄰，飢荒到處蔓延着。在彼得堡沒有一個孩子是吃得飽的，這裏在莫斯科也是一樣……可是穀米是有的呀，在俄羅斯穀米有的不少呀……」「可是穀米是誰的呢？」（均見本書哥羅波夫對列寧說的

話)——是富農的!他們拿穀米來做投機生意,他們靠操縱穀米來賺錢,列寧在同年八月寫的一篇傳單「向着最後的鬥爭前進」裏,有一段關於富農的描寫:

「假定叛徒們所佔據的烏克蘭及其他領土不計算在內,讓我們估計俄羅斯一共有一千五百萬農戶吧,在這一千五百萬中間,大約有一千萬是貧農,他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過活,或者是在有錢的人的束縛下過活,或者是沒有盈餘的穀米,早已被戰爭的重担弄得貧乏了。約有三百萬得稱為中農,而只有二百萬是富農和靠穀米賺錢的。這些吸血者靠了戰爭中人民的需要而長得富有了。他們靠着抬高穀米以及其他農產品的價格,搜刮了成千成萬的盧布。這些蜘蛛犧牲了在戰爭中崩潰的農民,犧牲了飢餓的工人,而自己長得胖胖的了。這些吸血鬼吮吸着勞苦大眾的血而長得更有了;可是城市和工場中的工人們卻在飢荒當中。這些吸血鬼又把地產收進自己手中,他們重又一次奴役着貧農。」(引見「列寧選集」莫斯科英文版第八卷一三〇至一三一頁)

年輕的蘇維埃政府,是怎樣的處理這「吸血鬼」呢?列寧說:

「懷疑是一點也沒有的,富農們是蘇維埃政府的兇暴的敵人,要嗎就是富農們屠殺大量的工人,要嗎就是工人們無情地鎮壓那掠奪的富農(人民的少數份子)反抗勞苦大眾的政府的暴動。這中間並沒有別的辦法,和平是不必講的了。即使他們要非難富農想和地主,沙皇或者僧正去講,是可以的,可是和工人階級講和卻永遠不能。」(引見上揭書一三〇頁)

外國干涉軍隊的進迫,及革命黨人的暴動,飢荒,富農的操縱穀米,富農的陰謀暴動,這一切就是一九一八年在革命的俄羅斯底一般情況!靠了天才革命家列寧正確的領導,靠了斯大林,伏羅希洛夫等等的

堅決年青的共和國終於跨過了飢荒，跨過了艱難困苦，擊潰了東西的干涉軍隊，肅清了國內的動搖與反革命份子，而向勝利邁進，向着光明邁進。「共和國是在敵人的包圍下，可是它會打敗內外敵人的。」（上揭書一二八頁。）列寧這句話是實現了，雖然經過堅決的長期的艱苦鬥爭，雖然經過無數的說服，雖然甚至連列寧自己的性命都在反革命黨人的毒彈下險被犧牲。

蘇聯建國的這種艱苦鬥爭的精神，特別是渡過最險惡的一九一八年這種堅決的精神，是深深值得我們學習的；今天，蘇聯革命後二十二週年的日子，我們不也是在抗戰建國的最艱苦的階段麼？

於是我想：「一九一八年」這本電影脚本或電影小說，移譯介紹給與敵寇漢奸苦鬥着的中國人民，該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二

那麼，從電影小說「一九一八年」我們能够學取些什麼呢？

首先，是在一切鬥爭的過程中，應該提高政治的警覺性。反革命的叛徒常常戴起假面具，爬進革命營壘的心臟部，想從中給以致命的打擊，而把革命營壘從根消滅。這是一切賣國賊所最善用的陰險的辦法。古今中外都是一律的。在「一九一八年」中間我們看見辛佐夫（非常委員會即「赤卡」的工作同志）看見布哈林，以及康士坦丁諾夫（即雷頓先生）在今天，在我們的抗戰建國過程中，辛佐夫和布哈林也許還有躲在抗戰建國營壘中的吧。

其次，我們必須學習「用對付敵人的方法對付敵人」照列寧的說法，是「無情地對付敵人。」「我們太柔順了。」列寧說。高爾基和列寧關於「不必要的無情」的論辯，列寧和一個富農代表的論爭，列寧

對哥羅波夫的談話，這一切在「一九一八年」表現得最淋漓痛快的，便是「無情地對付敵人是必需的」——這個論題底表現。

第三，「一切都爲了兒童」——一切都爲了未來的世代，「這意識是應該廣泛地傳播開去的。」他們將來的生活一定會比我們好的，「一九一八年」中的列寧說。而我們並不需要嫉妬他們，因爲「我們這一代已經完成了一個叫人驚羨的有歷史意義的任務了！」在革命二十二年的今天，在這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面，在飢荒與死亡襲擊過的共和國裏，年青的一代不是愉快地在好好的過活着麼！——而我們今天的抗戰建國的鬥爭，也是爲了未來的世代呵！若干年後，我們年青的世代，一定活在光輝燦爛的國土裏，並且活得愉快舒適的吧。

自然，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在「一九一八年」這本小說裏，認識全面的列寧的偉大，——不僅是作爲一個「無情的」革命家的偉大，而且是作爲一個熱情，可愛，嚴肅的人類一份子的偉大。「一九一八年」不僅把革命家的與人的列寧活生生地，毫無遺漏地給讀者留下一個印象，並且使讀者能夠全面地正確地去了解列寧。這比之把列寧捧得像鬼神，或把列寧描寫成惡魔之類的惡心的「作品」，有着不可跨越的距離，是不消說的。

不僅如此，「一九一八年」並沒有把列寧從複雜的建國的鬥爭中抽取出來，作爲孤獨的或者以他爲主體鬥爭是屬從那麼樣地描寫。「一九一八年」描寫列寧是把列寧依舊安放在複雜的環境與鬥爭中間，作爲鬥爭的一員來寫的。所以「一九一八年」寫了列寧，亦即寫了一九一八年的革命的俄羅斯。除此之外，個別的讀者當然能在個別的地方學習到一些他所需要的東西的。

關係文章技巧如何優秀（蘇聯批評界認為這個脚本本身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見本年三月六日莫斯科新聞）在這裏不想多說了。至於根據這脚本拍演的影片是如何的叫座，只要看下面一段消息就够了：

「……M·羅姆的新片『一九一八年的列寧』現在在莫斯科十五間最大的電影院同時上演。首三日內約有三十萬人看過。

「……莫斯科電影院經理 A·A·朱開爾曼對本報聲稱四月七日以來首次放映這部片子的時候每日六場，場場滿座……」（四月十七日莫斯科新聞）

X

X

X

除了小說本身之外，還選譯了K·克爾遜斯基的一篇論文和作者之一A·卡普勒登在三月號「國際文學」的自白。此外附譯了列寧典型討論會的新聞記錄。前者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本書的主題，第二篇譯時分成兩段，讀第一段可以知道創作的經過，但第二段是說拍攝經過的，也一併保留，以備看影片的參考。

在文前譯者製造了一個人物表，籍以幫助讀者分辨這俄國式的長姓氏。

插圖二十多幅是從幾本蘇聯的出版物上裁下來的，因為來源不一，印刷有好有壞，製成版來恐怕也好壞不一。插圖的名稱本來沒有，是譯者加上去的。關於故事情節的插圖，都是影片的場面，其中只有一張是繪的。

作者的事蹟無從知道，但據「國際文學」的編者所介紹，兩個都是年青的蘇聯電影脚本作家。

初讀這本小說，是在一個後方大城市的郊外，是在一個炎熱的下午。如今外邊已刮着北風，嚴冬已經到了吧，我譯完五萬言，向着窗外遙望那北風吹折了的樹枝，我默然沉思，不知這本東西能否在那狂暴的北風中，傳達到讀者的手裏。

——陳原——



一 九 一 八 年 的 列 寧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版 出 月 六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著 者 T 茲 拉 托 戈 洛 瓦

A 卡 普 勃

譯 者 陳 原

出 版 者 言 行 社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八 四 弄 四 號

發 行 者 各 大 書 局

#57

447355

2937

447355